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六目錄

鴻臚寺

卿

施純　楊宣

羅義　孫政

周文興　魏浣

少卿

王希孟　胡侍

寺丞

錢貴

南京鴻臚寺

卿

胡森　史朝賓

金陵黃應登
吳興茅元儀　仝校
錢塘徐象標　刊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六目錄終

鴻臚寺

卿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掌鴻臚寺事施純傳

實錄

施純字彥厚順天府東安縣人成化丙戌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初授戶科給事中陞鴻臚寺少卿再陞本寺卿純習禮度每旦侍朝爲容折狀甚恭又諸司奏事　上是之語頗澁純請以照例易之用是眷寵眷遂擢禮部右侍郎未幾陞尚書一旦與殷謙等八

人同加太子少保成化二十一年閏四月卒年五十

無子以例賜祭葬純長身偉然出羣類表不十數年

得驟登峻秩前此所未有也

禮部左侍郎掌鴻臚寺事楊公宣墓志銘

傅珪

公諱宣字振方世爲保定新城人曾祖微祖斌父仕能俱弗仕母蘇氏公生而穎拔不凡入縣庠爲生累舉不中遂嘆曰是我造詣未至也乃抵京從內翰淳安商公游學業大進遂領景泰癸酉鄉薦甲戌登進士第未幾拜河南道監察御史公剛毅有氣畧每慨然以激揚清濁爲已任 英廟復辟簡黜臧否以更新治化公舉劾數數無所避忌風裁凜然 上默重之命爲鴻臚寺少卿鈌吏部以尚卿擢公爲之凡朝

廷宴享朔賀大禮皆出職掌公修幹美髯奏對明暢日見寵遇自餘皆不敢望也　憲宗立以公舊臣眷注光篤尋陞鴻臚卿滿三載進階中憲大夫賜誥襃封父如其官母恭人辛卯冬朝廷因災變下詔修省時荆襄叛寇劉千斤者既伏誅戎帥械繫餘黨獻俘於京屬官引奏公詢知徒衆有誤陷於辜者啓上章論救大要欲重人命謹天戒辭甚婉切有　詔法曹詳鞫以聞竟得矜宥論者服公之見云滿九載陞禮部左侍郎仍掌寺事越二載卽上疏乞休旣歸日與鄉耆酌酒賦詩爲樂倘游林下垂二十年而卒寔弘

治丁巳十月九日也距生洪熙乙巳六月二十九日春秋七十有三公為人端慤謹密居家孝友處族黨惇睦待人一以誠所與交無不意滿者立朝號得君公亦克自勤恪雖大寒暑風雨未嘗一日闕朝前後蒙賞賚甚多若 御製連環詩一軼志道遺諸書之賜尤殊恩也訃聞 今上遣官諭祭復 命有司營葬事於乎公所遭亦可謂不偶矣

鴻臚卿羅義傳　　郡志

羅義山西清遠衛戍卒也革朝加兵潛邸義詣闕上書乞息兵講和又上潛邸書畧曰昔日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叔父也而輔相焉管叔流言以間王室周公誅之殿下聰明英武博通經史今之周公也宜以周公之心爲心謹守燕土則天下皆以爲周公之聖復生於今日矣又謂古之夷齊以國相讓夫隱於首陽山以聖賢欲成天下之事必先明逆順之理成敗之勢禍福之機又得天道之宜人心之安然後可殿下以藩國敵朝廷如逆其順臣實羞之書上忤旨下獄

文皇即位義歸附以爲戶科給事中陞湖廣布政司左參議代左參議揚砥入爲鴻臚寺卿建文時砥嘗上書請敦親睦罷兵息民云

鴻臚寺卿大同齊公政墓志銘　徐溥

公諱政字以德姓齊氏世家雲中少即穎異入郡庠爲弟子員學業迥出儕輩永樂丁酉試於鄉中式明年會試辭乙榜卒業大學宣德丙午吏部從太學諸生選爲鴻臚寺序班公在選中或謂公且登科甲公曰此古九賓之職也懼不能稱耳卒就職己酉改鳴贊正統丙辰九載考最擢本寺主簿仍專鳴贊事已而連遭父母喪服闋復任己巳擢寺丞景泰壬申再擢右少卿天順丁丑　英宗睿皇帝光復寶位知公練達特擢本寺卿居四年以衰老乞致仕　上限諭

當之又四年再以爲請詔特令歸展墓　今上嗣位之初公年已七十有七請休致不已始賜俞允既歸二年爲成化丁亥十二月十二日以疾終於正寢計

聞

上遣官諭祭以明年某月某日葬於大同縣長安村之先塋公爲人體質魁梧音吐洪亮且侍班陛而禮制習熟動無所失及年既邁休謝愈甚故累朝

特寵眷之遂以諸生至九卿可謂嘉遇也已

米中鄉侯人山江郎敬是物外人

鴻臚寺卿江郎周先生文與傳　趙鏜

江郎先生者江山鳳林里人也生而穎慧卓姿濟濟自幼時即慕李泌之爲人有異僧見而奇之曰此子風骨不凡當是神仙中人但恐世情牽染爲顯官則無望矣其家聞其言強爲博士弟子員從遊章楓山先生門先生一見其文許以决科曰是無煙火氣者遂舉正德丁卯鄉試第四人次年登進士高第即乞致仕不允乃以疾告過遊海內名山凡太華終南嵩嶽匡廬遊覽殆遍歸丁內艱服闋起投北部主事尋復以憂歸築室於江郎之錦鼓洞終日嚮壁觀心定

性若將終身焉嘉靖改元奉部檄補禮部祠祭仍乞休不允告改南尋轉稽勳郎中屢轉至鴻臚正卿即乞致仕歸寓居府城晚年移居武林徜徉湖山日與高僧異人為方外交潘泉諸公慕其風者咸願出門下侍御邢臺趙公玉泉扁其所居曰嵩寓總制胡公梅林巡撫阮公函峰為造高士堂以居焉先生姓諱文興字用賓嘗居江郎山故因以為號年八十二無子終於武林云論曰先生平生不甚著述亦不作應酬文字而於道經釋典則深識其味中年頂上結一疣令人大捧撾之不知痛人以為所成之驗故道

從者衆或曰昔人謂康節别是一般聖人若先生者其不别是一般人品與余每謁先生見其丰神器度真有振衣千仞之風令人鄙吝不覺都消或者之論其然哉其然哉

鴻臚寺卿魏濬傳

魏濬直隸合肥人羽林衛籍正德戊辰進士六年任鴻臚寺左少卿十五年九年考滿陞本寺卿初通事缺人見在通事假訪保名擴行求索覬利輕重爲出入嘉靖元年濬疏其弊凡選補各國通事除丁憂緣事俱不作缺其見缺十人以上及一國全缺者在外行各邊鎮巡每缺精選一人送部在京不必通行通事訪保禮部劄鴻臚寺召選眞正籍貫子弟取具印信保結粘送部覆審相同再試每缺精選一人奏送該寺分派各國年深老成通事敎習如本國無人許

其自從師受業或隣邦通曉者教之一年之後同遊方訪保到部之人通行試以夷語上者收補次者候缺下者黜退不得稱守候多年以濫收遝時勘結人員不得以過犯項目之人竄入者爲令禮部覆議詔從之歷太常寺卿掌鴻臚寺事

鴻臚少卿王公希孟墓碑

予平生有雄傑友曰獲嘉王宗哲云宗哲諱希孟號淇東貌肥黑而健力性敏而恥自屈推事陳義巳雖未悉得他人稍啟其端即娓娓談多奇悟弘治戊午同予舉河南鄉試乙丑同第進士巳值　武皇即位出令唐山更賢攺邢臺遂坐方敏弄閹攻閹使謀校旁午下郡縣大索斷少不厭欲中以法大者械首延笞次削秩遂竄吏日惟鞠訟求衆際自洞上官察其賢不深咎宗哲廉白自將盡力民事又善斷決無滯務守郭維潔修有稱宗哲勞而竊守憂自來覩求他

尚診治三載晉刑部主事正德庚午秋八月閹張永
害瑾權奏瑾大惡詔多官廷鞫皆錯愕莫敢先
發言衆促司寇乃問瑾胡爲引用鄉人瑾笑乃罵曰
汝文武大臣皆由我進何得言鄉人衆皆惕息駙馬
蔡震詰瑾考掠成獄震武人譺譺無所長一旦名聲
遍朝廷法官推宗哲謹獄詞慷慨亢朗聽者竦然由
是銓司器之太宰楊遂庵選授鴻臚少卿前未有超
級如此者遂庵方以折衝禦用招士出其門士亦樂
比附宗哲儻隨衆投名狀迨宰遂去位未嘗登其私
堂交一言乙亥七月二十三日以疾卒生成化乙未

八月十一日享年纔四十有一宗哲負氣忤物而數人過失指其隱非恤人不能堪能因而改者極與厚善好强飲醉更浮白坐是得消病子與何仲默日候之疾革自恨業不遂擊脾忿厲既卒子與仲默仍請賻於鄉士夫及他所宗哲者乃得棺斂焉掃泉敬臣守大名助之葬云

鴻臚寺右少卿胡公侍墓志銘　許宗魯

公姓胡氏諱侍字承之别號蒙谿應天府溧陽縣人也　國初諱士貞者明醫術坐累謫戍陜寧夏衛歷四世皆爲寧夏人司馬公卒　賜葬陜西咸寧縣韋曲得守家墓遂爲韋曲里人公少治書爲縣學生正德癸酉舉鄉試丁丑舉進士戊寅授刑部雲南司主事辛巳晉廣東司員外郎嘉靖壬午晉鴻臚寺右少卿甲申謫補山西潞州同知乙酉下　詔獄事白奪秩編民戊戌　詔復其官癸丑十二月四日考終於家距生弘治壬子十一月六日得年六十有二明年

甲寅十一月四日祔葬司馬公墓次所著有蒙齋集三卷續集一卷墅談二卷異珠船二卷清涼經一卷傳之於世右狀所載如此云維公靈炳摯生粹敏夙賦垂髫穎慧夙稱豹變之資弱冠敷揚鄉舉風輝之覽逮過庭之服習遂遊泮以翱翔胸羅星斗之文落筆而煙雲滿紙腹蘊經史之奧縱談而古今懸河首薦鄉書省推顯雋繼登廷對朝廡得賢仕始白雲著火雷之剛決明垂黑索並日月之靈融式慰勤而折獄以情體欽恤而求生於殺淮南密網解三面而仁活千人定國高門狀五刑而慶延百世陟卿寺佐

肅朝章寅恭贊導乎百司執度儀刑乎四裔瞻天咫
尺身依斧扆之榮捧日周旋晉接　宛旄之貴叔孫
制禮體統正而朝廷崇公西立朝應對諧而賓客悅
無何崇祀議與飛言訟聚公乃樹性不化荼苦遂罹
賈誼少年自遠長沙之責子牟忠悃常勤魏闕之懷
方內答以圖新忽外尤而作戾紛繼淵貝錦織無端
裁網圍從捨白何所公惟究心戈斷淵吉臣罪當誅
絕念邵書仰恃　皇明有赫既而大赦　王春恩深王
律覆盆回照德沛金雞沐雨露之渥私於山林而獸
逸於是痺躬畎畝畢志典墳三紀陰隙頒至仁於擊

懷之歌四部窮探揮往聖於羲墻之接謝靈運放情自適賦登山臨水以備律卲堯夫知命樂天咏月吟風光而爾雅貧無儋石之蓄樂且有餘富有貫斗之才學如不及雖古人三冬之書八斗之雄方之恐不能前也故其著述精研搜羅極至泰封孔壁了無遺文汲冢湯盤倏與雅道謂爲詞林之宗匠學海之鉅儒蓋無忝焉而又天畀純孝性篤友恭敦彼彝倫慎敦濟行執喪則毀瘠越制侍養則色志無違昆季念孔懷之休妻子翕好合之美生年華胄不染紈袴之風流投老窮居克厲貞松之志操古云居養易習气

困移人可無其咎矣公器度深沉識見警捷剖紛劃
劇不假盡詞應變持危有同素當而乃禁不迄用卷
以還終鳴呼傷哉留也托葬於公自務伊始何天不
弔隕我良朋感交道之始終慨歎文之凋喪爰製誄
語慰公於幽

鴻臚寺寺丞錢君貴墓志銘　　文徵明

嘉靖甲申錢君元抑以鴻臚丞致仕還長洲閱六年庚寅三月四日卒年五十有九君諱貴字元抑姓錢氏吳越武肅王之後宋有寶文閣學士諱端問者卒官平江遂家長洲濱湖之上君曾祖珙祖廸父腆世有隱德而腆尤業儒有聞以君貴累贈文林郎太常寺典薄母陸氏贈安人君生穎異數歲聞父讀史從傍諦聽若領解者問之即能以意對父大奇之授以家學年十六選隸學宮始從師習舉子業不數月悉通其義御史按試輒占高等弘治戊午中應天府鄉

三患傳是劉公定之作

試益淬勵精進期取甲科既而試禮部數不中而其名日益起從遊者日衆君質義演摧必盡底裏又爲游揚引重使皆有聞一時學者咸親附之正德辛巳以太學生試吏部入格授太常寺典簿時方用羽流爲太常卿少君上言秩宗之用典司禮樂統和神人職重位尊不宜以異端參列其中又言太監蕭敬饕陂懷詐屢遭論劾不宜在 上左右又集姦璫王振曹吉祥劉瑾事著三患傳上之時 上新即位中官有用事之漸君言隱然有所指陳人咸避之會有事與獻帝園陵君奉詔副大臣往治禮儀禮成復命賜

白金五十兩及追崇議起君因論籩豆之數兼問有
所論列或詣非所宜言君曰吾職司事既有知不敢
不以聞禍福非所計也在太常執事節適多所建正
而操廉履慎莫或過舉既舉最當遷而君雅有歸志
遂上疏乞骸骨　朝廷以年未及不許疏再上乃進
今官以榮其歸

南京鴻臚寺卿胡公森墓志銘　應廷育

公胡姓諱森字秀夫別號未齋自幼英特迥邁不凡大父期公碩器幼拾送入黌宮博究群書為文雋拔領正德丙子鄉薦丁丑赴太學試庚辰中式[illegible]闈越辛巳　上首策多士賜公進士出身初授南京刑部河南司主事繼陞本部陝西司員外郎更廣西司明察廉平寬恩信決平富民沈氏之訟父子兄弟咸輸其情聽訟之中教化行焉察絕錢之私所得叙官之獲請託之杜摘伏神焉告訐月餘則部案積觀事一日則囹圄幾空遠衆之釋數百皆呼青天而去繁

刑之理有仁恕焉不激不隨有學有守心存愷悌而
讞獄本於平恕志向高遠而自處拔乎流俗則見於
部堂季襄惠公之薦遂有吏部稽勳司署郎中之擢
歲在戊子卒土來賓大明黜陟實難其選朝論僉同
陞公考功郎中公廣詢博訪哲心秉公於時大禮著
爲成典矣議諸臣皆就外補執政欲追前尤公爲從
容回斡士類藉以保全太僕卿楊公最時爲寧波守
以剛方忤部使被論公獨諒其不阿爲之解釋尋奏
卒以忠諫顯有省憲長等在議黜例首相欲私庇之
公竟黜之不少貸考績事竣旋擢文選司郎中明揚

側歷惟其賢不惟其類俾引善類士途為之一清斥
罷貪庸首相為之莫挽冢宰渭涯霍公疏可證也僉
陞南京太常寺少卿時有祀典明禋之疏以求無愧
於天理民彝之極其署光祿之印革厨役之濫輸省
麵蘖之冗費却署官之餽金不以非事職而不事事
癸巳之秋北補太常少卿提督犧牲陀四夷館官階
清要士民傾心無何公妣王恭人卒以内艱去任扶
櫬歸葬結廬墓側哀毁備至服闋猶在疾四期始
起赴京又以斬於論劾忤首相補南京鴻臚寺卿公
以局閑事省減去直役時與渭涯霍公㮨泉黄公東

郭鄒公泉亭吳公談說理學講明國是以需大用
皇上克謹天戒因遇災異許令自陳三疏乞休遂得
請家食宰相尋亦被論去無幾召復相冊停滌淡請
見公輒稱病不往嗣後內外交薦皆不報繼其相者
公南宮邸舊比鄰也厭子繼柄遂不與通尺楮大中
丞歐陽公必進雖有特疏之薦而公高尚之志於此
決矣厥後二相果不令終人由是服公之先見躬飪
術調藥餌養封君中憲公又十餘年壽躋大耋而卒
公年亦邁其哀慟居廬動必如禮營墓建祠皆親課
弗懈又聿追前季家廟之在青陽者皆修葺而拓其

基焉餘惟杜門九峰韜養自晦優游林下者凡二十
餘年而卒

南京鴻臚寺卿覲吾史君朝賓墓志銘

袁洪愈

余讀楊忠愍傳咨嗟憤懣泫然涕泣不得倳刃姦兇腹中以爲恨　世廟雖御臣嚴未始不諫於輔臣如徐文貞調護海君瑞上怒甚卒得解忠愍之見殺嚴氏力爲之也佐賊者仇賊所撼曲法蔑理孰知有忠臣孰知有國家良心亡無所不至亦鄙夫恒情於時以下僚抗上官執辭曰不可雖弗獲竟其志豈不亦難哉覲吾史君所以無愧於人其行可述其墓可銘也已按狀嚴氏嵩之欲殺忠愍也授指刑部侍郎王

學益文致其罪史君適以山東司員外郎署司事論辨終日繼盛何罪也王知不可奪自爲律案以詐傳親王令旨律藁成授司令署銜君痛心疾首無如之何乃自署疏尾有楊繼盛語雖詿誤心實無他惟復 陛下憫其狂愚謫發遠戍以全好生之德等語疏入嵩怒楊坐死而君則降職調外矣君雖左遷聲譽自此勃勃起由泰州判官陞楊州府通判陞南京戶部員外尋陞郎中丁母憂服闋補工部郎中晉張秋陞河南僉事陞尚寶少卿陞南大理寺丞應天府丞尚鴻臚寺卿時文貞爲元輔方欲大用君未幾而

君逝矣君以正德庚午四月二十九日生以隆慶辛
未十月初三日卒卒十有六年爲　今上萬曆
歲余始誌其墓中之石君姓史氏諱朝賓字應之別
號覲吾其先浙之四明人元至正中有爲者避地入
晉江遂爲晉江人爲生元吉元吉生應有孝行　詔
旌其門以長子盛貴封戶部郎中應生騰騰生勝泰
時泰生商睢公宏建任金壇訓導贈鴻臚卿君之父
也母包氏封太宜人贈太恭人君以嘉靖辛卯爲於
鄉爲第二人丁未試春官爲南宮高公所錄第一人
試於　廷爲二甲第四人君雅尚澹泊簡約歷爲時

俗麗態自宦所歸儆居僧寺舍東而徒兒然寒素士也孝友忠信不言而躬行居官奉法循理飾冗貴恤民隱卻餽遺雪寃抑所至著績薦於端簡鄭公號曰表裏無間爽險一節稱於蔡巡撫汝楠林宗伯濂且不飲大梁一滴水曰聽其言若吶吶不出口而胸中膽略有萬夫莫當之勇余嘗與君共事當都益覩記其議論獻爲貞有道氣象前輩風流不可及也詔賜諭祭鄉推賢祠君没有餘榮焉而諸子皆彬彬守其寠貧而厲志進修稲滞綿綿益未有涯也君嘗集自古父子兄弟言行可法者爲史氏内範行於家

又行畧　　　　　　　　　　弟朝富

富　肅皇帝癸丑之春楊椒山公繼盛以兵部郎上疏極言嚴氏納賂竊國十事疏中有引二王語　上大怒命杖之百下司寇獄衆朝皇皇將余伯兄觀吾以員外郎署司事部堂則　何公也問當擬何律觀吾答以奏事不以實當用此律堂翁曰更行一律可用汝試尋之次日復翁曰以員外見只有此律它無可傳者翁乃指詐傳王旨一條謂用此何如觀吾爭不可時急矣延數日獄未上堂翁乃曰汝說誠是然　聖怒不測與其僨事無益不若姑徇　上意以

待後解左堂王者嚴氏姻人也則曰司官欲狥名姑
饒我老命於是改擬許傳王自絞紮成擬司令胥銜
兄痛憤既不可柰何乃自署本末云惕某言雖註誤
心實無他惟復　陛下憫其任懇請發遣戍以全好
生之德數語及疏入相嵩怒楊坐救司官降三級調
外任堂上官罰俸三月方嚴氏勢焰士大夫相見以
目不敢言及椒山事同年擬牽者至一舉手不許入
諸相問者椒山俱閉目不言伺覘者至則張目視曰
史年兄恥多費心矣兄淛行與楊書曰遇翁之事當
以救評實不救者尤負翁之不救也將罪出門累翁

自愛明明者天庶幾一悟楊復書曰樂奸人腸誓不
俱生自分必死翁何苦也翁行矣天下事尚可為珍
重珍重手書至今存調任之後道官貴人見皆嘖嘖
慰勞至見次相李南泉公未及屬通指曰此眞男兒
也遂降階延入慰藉尤至今搢紳大夫不惟不知鯁
吾事并楊椒山亦或惘然王鳳洲為撰立傳僅及郎
史君不詳其實而且沒其名可惜也余觀今之巧於
取名者稍建一言者一倘嘵嘵以名節自負人亦爭
以名歸之雖一時遺抑從即借之因而負重望膺
仕若槐吾者一遭誣謫蕭然一州徐赴任上官無物

色之者三年盡瘁供職竟不得一引爲商時觀吏部政楊武東公掌選以風裁自持欲收拾天下人才進及將處之一京職以嚴氏意未解竟移揚州通判及李古中公位冢宰李素知觀吾者乃稍遷南戸部郎嚴氏敗諸爲所擯斥者俱蒙賜還觀吾復以河南僉憲轉尚寶卿尋丞大理駸駸向用矣竟以無書抵政府衙滯南都終於鴻臚散卿以沒嗚呼此誠拙之效其視今之巧於取名者何如也

中憲大夫南京鴻臚寺卿張公朝瑞墓表

焦竑

萬曆辛卯鳳梧張公以金華守入覲太宰陸莊簡公負人倫鑒搜討吏卓異者六人請旌之公與焉當是時公廉直之聲天下莫不聞余意公必矯然有以自異者久之與公遊益闇然篤行君子也嗟乎吏不受賕常耳而世輒以自矜詡訑訑見於顏面宜其一節之鮮終而人何以論於其大余以是歎莊簡之知人而公之賢為不可及已公年六十有八以癸卯二月十一日卒明年冬十月二十六日諸子將葬公州孔

望山之原而屬表其墓余惡能辭公諱朝端字子顓生敏而恪五歲知字義十三入州校嘉靖辛酉舉應天鄉試隆慶戊辰舉進士屬州有倭警議築城公即捐坊金爲倡釋褐令安仁臺使者以治蹟交上未幾丁外內艱歸服闋補鹿邑令公至益自發舒賦溢額斵之士蕪蔓不理闢之集流移舉鄉約嚴什伍大要以惠元元遏姦宄爲急邑瀕半侵於衛人民苦虛賦公履畝以歸復侵地七千餘頃於是公聲稱奕然著三輔間矣以令高第徵次當補給事中御史而將相銜公著書有所刺譏謫遷南行人司副已轉討部員

外郎晉郎中凡鈔關板閘之役以膏脂名者力辭不
行時時典衣稱貸為朝夕費至事關大體則不憚悉
心以籌大司農倚重焉出守金華為儲胥其民而稚
廩之甚具會歲饑穀涌公出帑金貴糴而平糶活饑
民以百萬計郡故有先賢祠日圮公葺之更拓為書
院置田二千餘畝延師儒貯載籍以教語具崇正書
院志中遷齊南兵使者兼治河時有議鑿性義嶺者
公相度川原謂鑿塞而勞數十萬人之力損大司農
金錢非便慨然建議有三當謀八可已二可患之說
與總河大臣意忤杜門求去因調金衢而總河靡度

支永衛錢無算功卒不就朝論翕然多公居無何湖
中民變起上下駭然復假公參知以塡之公居湖黜
貪殘吏壹以淸靜爲治若義倉義冢善政具舉而止
積一疏先諸司爲民請命豁瑞李詐于與論者本公
首倡力也召爲南京兆丞再遷鴻臚寺卿會黃河西
徙漕綱爲梗公以分准中道爲非策抗疏極論之大
旨在塞黃堌口復徐邳故河謂黃堌口不塞則徐呂
水不流江南四百萬漕艘無入京之路疏入上計者
皆喜莫決公引疾乞骸而奉　旨慰留給由復職擢
南京兆公再蒞事風淸弊絕民以牧寧念士貧無資

前爲置田者實矣至是爲鈎陳嶺撈伏匿得五百金益買良田以贍之如在郡邑將貢院之前縣學兩倉從覽治衢不欲以穢體塗足爲多士患也京兆有表忠祠祀遜國諸臣公以爲未備檢括史志增至六十餘人主成躬奉以入且輯忠節錄一編以垂久遠其加意風教類如此累推光祿大常卿 命未下疾作一日端坐而瞑惜哉公仕既通顯敝衣糲食終身不厭故廬湫隘不蔽風雨卒之日笥無遺金嶺南中好義者奔赴始克成殮夫世號潔廉者如建鼓而求亾子惟投人之不知也自非然者或硜硜堅瓠無當縣

官用公廉而不伐業與沾沾自喜者異矣其臨民涖
政殚竭心力至日不暇給或遇國家大計意氣激發
侃侃以所避雖貴有莫能奪也公氣色恬穆鮮所見
喜怒乃至違上守已奇禍不折危議不搖殆庶幾社
稷臣之風而廉吏不足以槩公矣平生面月嚴冷交
游閒正色直言不作寒暄語敭歷三十年不以竿牘
一通於津要以此自立亦以此不合於時然公以恬
也事竹湖公色養備至又廣其意作族譜九卷附名
賢家訓于末創祠堂義田義學收族之貧者而養以
且復推其贏於周親閭黨咸被焉昔范文正身無以

爲斂子無以爲喪而盡其力於施貧活族間如公之所爲何必古人嗚呼難已公淮安海州人考諱景郎伊湖公累贈中憲大夫南京鴻臚寺卿嫡母孟氏繼王氏生母鍾氏俱累贈恭人配葛氏累封恭人子三人應濯應泰應洛皆諸生孫一人所著三集外有孔門傳道錄禹貢本末皇明貢舉考南國賢書宋登科錄鹿邑縣括地志兩邑節愛錄金湯荒政郡邑水利常平倉紀奏疏文集總若干卷公既殁郡人士思之不置謂公清異人知如胡威愛而能誨如子產爭傳誦之猶若未悉其美也中丞耿公定力奉常丁公賓

給諫祝公世祿擬具公事行請贈諡于朝未果余故
忝史職有善而不彰罪也爰掇其大都表於墓俟諸
君子以次而舉焉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六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七目錄

尚寶司

卿

劉蓁　張信

孫伯堅　徐文深

汪文輝

少卿

袁忠徹　朱彬

李源　陸師道

徐自得　李先芳

潘士藻

司丞

徐宗魯　白悅

吳性　孟秋

南京尚寶司

卿

夏瑄　楊棨

白玢　許穀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七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七

尚寶司

卿

太常寺卿掌尚寶司事劉公墓志銘

孫陞

余聞之詞林耆舊稱故相劉文穆公輔　憲皇歷孝皇累著勛勞常讀月巢瞿溪之疏有毅然不可撓者益仰想其風采及接公之季子太常卿乃又感嘆知有所啟之也乃太常公謝政家居於嘉靖戊申十二月十有七日逝矣公諱棨字用檠世爲錢內博野

人例補校官弟子力學斬取科名弘治中詔錄文臣
遺勲微子爲中書舍人公出就職然以詩書自淬礪
脫紈綺習人咸稱之九秩考績遷大理寺寺副仍掌
中書舍人事典誥勅惟謹又六載遷尚寶司司丞
武皇南狩扈蹕多稱旨賜金緋服三銀牌一个　上
賜繡服一九載考績遷尚寶司卿掌司事又九載遷
太常寺少卿仍掌尚寶司事又九載遷太常寺卿仍
掌司事典符璽綜諸務其職久益練達上下宜之以
年老休致令終　上遣禮部諭祭工部治葬恩至渥
云公性簡重不苟言笑不輕議人短長不與世浮沉

歷事三朝通籍四紀聲譽洽縉紳間冊封藩王者二大祀視牲者九廷試貢士掌卷封者六眾稱任使無忝奉文穆公暨母夫人吉氏孝養備至撫諸子愛不忘勞下至臧獲亦鮮鞭扑族黨聯絡恩禮周浹用是卒也無間疏戚皆哭之盡哀疾革召諸子訣曰吾平生無可稱述但守清白二字不墜家聲汝輩勉之嗚呼其文穆子哉

尚寶司卿張公信墓表　　楊士奇

正統七年二月三日尚寶司卿張信彦實卒於官張氏世居山東掖縣其祖若父皆以行稱於鄉彦實孝友出於天性自幼雖饑渴飲食不先父母父喪哀毁母病數更醫不效竊附聞人肉可療疾即自封臂肉夜進之遂愈永樂初鄉里上其行有司以達于朝下御史驗之信詔旌其門命爲尚寶司丞授承直郎進承德郎居家事二兄如父壯老彌篤一致居官治職務勤慎處同僚有善能讚有過規卒自引咎其度有容同寮或造誣毁之或挾私陵之一不校如聞然

遇行不當理必據義執辭不以出位爲嫌前尚寶卿朱琇罷行尊且有寵于　上亦嚴憚彥實心恒德其忠于巳九載歷尚寶少卿階奉訓大夫進奉直大夫侍　二廟監國凡上表奏則翰林書辭用寶函封畢授尚寶以緘版夾護然後行一日所上緘版內夾撤故紙既達行在內侍以聞命臬司詰所自　仁廟召翰林尚寶詢之故彥實對云在函封內臣不敢預知函封外則臣之罪遂遣彥實自陳其同官侍從者教之援翰林以覬倖免彥實曰不敢自欺況敢欺君父乎臬司論彥實不敬有旨薄罰復職以是廷論重

之　仁廟嗣位首進尚寶司卿授奉議大夫賜誥命以所授散官贈其父封其母太宜人又九載加四品祿秩實樂聞善言初官近侍日接内閣諸公自念我爲應民望斯人如在雲漢何由得聆一辭今幸旦暮相親其可自棄袖習論一編遇問處輒揖請敎二三公皆樂爲之盡旣終篇常涵泳不厭而日臨寫智永千文一過不廢其爲人閒敏易直謙和無競交處有誠年六十有六而卒葬應天府城南鳳棲鄉

尚寶司卿孫公伯堅墓志銘　　孫陞

嘉靖丁未五月二十有五日朝列大夫尚寶司卿致仕孫公卒公諱伯堅字道夫其先山西潞安州人永樂間始遷興濟曾祖諱旺祖諱讓皆不仕父諱友以公貴贈尚寶司少卿母李氏贈太宜人公幼勤學弱冠補校官弟子屢舉不第學益弗倦蘄以文藝自致會弘治癸亥　孝廟覃恩戚里拔爲中書舍人公以君命不可違也乃出就職然猶耽嗜經史誦習不休正德丁丑考績遷大理寺寺副尋掌中書舍人事嘉靖乙酉遷尚寶司少卿壬辰晉卿加四品服色俸級

掌事如舊公諳練典章凡 先朝沿革能悉記人有叩之無弗應者不爲崖峻塢截之行亦不燕惰阿媟待僚友和敬並至出入禁闥三十載謹厚無過聲譽流縉紳間當是時公弟伯強爲通政使司經歷伯義爲鴻臚寺少卿京師人士以輿濟三孫衣冠之盛爲侈談云年未甚衰即疏乞休致或勸止之公曰 明主御極典與百司庶政勝有人也吾以書生叨顯秩幸免過舉不於此時見幾引退更復何待疏再上得允輿論高之輿濟小邑孫氏寔巨室公歸不以勢加鄉里又時時捐餘貲稍賑貧乏邑人多頌其德宅第在

縣治東築一小軒焚香閱書以怡朝夕軒側有園蒔花木奇傲其間時二弟亦既家居恒置酒與故舊高會有廣受之風余嘗南歸過與濟儀舟河滸公出延欵敘平生幸公無恙越數載乃竟不起距生成化壬辰享年七十有六

尚寶卿徐公文燦傳

萬士和

公諱文燦字德章居洑溪之濱洑溪在邑東故號曰東洑大學士贈太師文靖公之孫封尚寶卿雲谷翁之子也始文靖公相　孝宗皇帝總百揆識大體天下稱太平宰相雲谷翁遺逸江湖具山澤間儀公少逮事大父長侍雲谷翁脫去世味至於德器寛厚渾然天成則其所自得居多在邑中不問親疎賢愚待之如一邑人評論鄉大夫或可或不可至指公不問親疎賢愚必皆曰長者長者平生小言人過自少至老未嘗忤物亦未嘗有盛怒時親友交際饋送之儀

公一不失乃若人之答不答則公不知也年十六游
邑庠應鄉試不偶發憤讀書有遠大之志值文靖公
卒公乃尊父命廕爲中書舍人正德初逆瑾用事以
公世家子廕咲以富貴招致之公不往由是積忤瑾
意革職瑾誅始復原任公外貌樸實多然諾其於大
節侃侃不阿如是蓋公於人之賢不肖事之是非曲
直胸中了然若別黑白而口不言人但見公對衆談
論不甚剖析一笑置之不知公文明内止確乎不可
拔也時以詩鳴世者若棠陵方公輩三四君子皆樂
交公且結社長安里公每有佳句爲諸公鑒賞嘉靖

壬午轉尚寶丞上疏建白勲戚貴臣懸帶牌面親授
受如舊制由是代領之弊始革公由中舍尚符璽以
迄致仕居官五十年歷事　孝武二廟及今　上皇
帝每視朝公捧御寶當駕前委蛇趨蹌不失尺寸
上嘗目屬之辛卯陞本司少卿戊戌　上如承天公
以職事從辛亥陞本司卿加從四品服級凡朝廷典
故新進少年未諳曉者以問公公記憶甚悉歷歷如
指掌蓋公位雖未尊而承事日久屹然爲衆倚賴可
謂老成典刑者矣公在内與會試者一與廷試者二
在外捧冊封藩王者四齎詔諭者三宣祭告者一每

衔命必便道歸省雲谷翁及母將宜人世沐其榮雲谷翁與宜人白首齊衎衎復延賓客賓客滿座公時鬚眉亦皓然矣與其諸弟執役左右排恭賀客蹌躋不安曰雲谷翁夫婦及公兄弟一門榮祿壽考人以為相國食報之遠然公之厚德要有以致之也貌勁直精神溢出儀表步履端徐當人老年生育不衰蓋其機事少則抱一不雜心不托散則神完而守固理有然者林居十年不乘肩輿與親戚談舊事終日無倦色性容忍有常悅世人視勢之盛衰為趨避者斷然有所不為友于兄弟至老益篤以故鄉人歸之

無間言公每爲人所負不責其償究之日家無餘財嗚呼公其先民之遺也與古謂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慮其以侈奪志也若公者設一旦援以蒞理其志氣必不盈溢借恂於時使不得秉政亦不慼即休休有容無他技之大臣何以加焉

尚寶司卿汪公文輝行狀

潘士藻

尚寶汪公諱文輝字德充別號鄣山系出唐越國華

當　高皇帝庚戌開科有諱翔者登第官應天府尹

四傳至於禰遷古豐古豐之有汪至尚寶四世矣父

初號碧菴以尚寶貴封如其官母江氏贈宜人碧菴

公嘗道出得遺金數十斤謹護以待失者至而還之

時家故窶甚明年尚寶生祖東軒公方館海陽夜夢

異人自空降鼓吹隨之入户孰視之一嬰也覺而喜

亟謝主人歸則公墜適二日與夢符固已卜其必貴

長授易爲諸生發憤精研始若憒憒他日閱至哀公

問政章忽覺了然若神來意得者自是業愈入解而
性故廓落魁壘有大志嘗經五城值水漲爲筏者所
阨奮袖謂曹偶曰異時所不成此津梁有如河道路
成目笑之公意氣自如家璧立不具晨炊得一錢輒
周人緩急忘巳之舉火待也嘗就臺試友人與偕者
馬旋墮水死同列以試逼倉皇解散公獨畱瘞之乃
去比至試事罷歲甲子督學天臺耿先生優拔之試
卷爲鄂陵劉公養旦鑒賞寘本房第一明年登第觀
政工部僉碧菴公素善病上疏歸養未及下不能旦
夕濡忍遂先發途聞訃號泣欲絕亟馳歸哀毁如禮

已而江宜人亦病繼卒營葬鳳山之陽廬其側服闋北上授工部虞衡司主事會見連歲水旱國課日拙武備廢弛紛紛興作不已欲以撙節為上聞陳節省之要以任事淺未輕發而日覩部尚書鎮山朱公裁縮諸浮費凡大內營繕皆為中貴人漁盜憑依城社莫可爬梳諸解戶上諸物料需索勝倒有爲所中槃經年不釋者而所侵奪官庫無算尚書以付公悉發遣之解戶歸埜之費得大省繁小釋入督燒關工裁減幾三之一大取嘗於貂璫以危言相撼公貽書力爭凡將執奏司禮爲之氣奪有爲關者請故所沒

陶貞人第公獨計第壯麗留此以待熱戚柰何徇中貴人執議不可至今　上以賜戚畹李所省大司農錢數萬部尚書賢之獨誡毋過剛生事端公受誡益務脊重而名籍籍起時受尚方賜者再高新鄭以內閣總銓衡改公雲南道御史公既居言路益思所以自效而會新鄭修故相徐華亭之郤諸門下客悚觀望日媒蝎之爲難端公心慮新鄭內傷于所恃而外中于浮薄之口乃上疏專責言官曰臣覯今日臣工競務標榜險陂交傾大非濟濟師師之誼且墮國體夫言官司封駁職糾劾固將正君心正朝廷正百官

正萬民者焉有已不正而可正人者哉臣每追思先帝末年委任大臣夙德重朝端衆賢和衷位始以一二言官見廟堂意見稍殊猜疑一生嫌隙遂起觀望之徒窺其所向而攻其所忌且勢無常盛情亦隨之或向或背態變于終朝乍賢乍佞評更于月旦倒置是非熒惑聖聽以致二三耆儁進退不一其中又有鄉里故舊意氣激成者臣愚以爲此非大公之心也臣每見正人君子論事理辨人才止以息爭時有指摘聞者憫屈非中無所爲而大義之足服其心乎夫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使今不知謹而復蹈其弊臣

恐傾陷成風消息迭勝邪正混淆忠詐莫辨于宗社
至計不深有可慮哉昔宋元祐之事始也以君子攻
君子卒使小人投間排衆正而階禍亂于古覆轍奈
何不鑒故正心術戒觀望爲言官第一義次曰謹條
陳戒紛更曰愼糾劾戒苛刻曰平意氣戒護短而要
歸欲大臣戒夬履之厲勿用希旨之人毋令中傷善
類以自累疏入新鄭咻其異已而爲華亭游說竟出
僉憲寧夏公雖去而諸翕翕訿訿之議竟沮事在
穆皇帝辛未春公抵寧夏覩邊民窮苦狀下令省刑
輕徭寬逋貸招流移給牛種條陳屯政利病而酌其

機宜時鹽課累虧運司所發多浙引價廉而無所牟利商不樂趨滯特甚軍餉告乏乃建議以淮浙各半均疏之又請以花馬二池鹽課爲夏鎮挑渠助穡民勞而兩壩水閘議甃石易之或疑其費巨會變藩以歲祿時給德公致饋金不受謝則輸以建閘宣言慶府之樂義也王悅更大出金助諸閫帥及撫泐方者咸願助竝完閘十二所稱永賴利矣公日夜爲寧夏利害實關全陝過者士馬疲于援衛之煩民力竭于賦役之重上之人猶一切按陳譁謂其地饒魚鹽粟米爲塞上江南莫之軫恤居民大困多鬻匿時時

為幕府言強邊之策莫急恤民遂得准豁無影田糧萬二千石有奇諸亡者稍復業而課更以最先是東路套虜黃台吉乞互市督撫檄駐清水營將明吉監之明年壬申西路虜寇兎復以互市請公奉檄監焉乃托獵出單騎立沙上以示虜諸酋悉下馬羅拜迎入帳房寇兎親撫胡琴進卮酒公為引滿而徐令軍中具酒食賚之虜輸誠受賚至畢市叩天誓不復反且稱東虜數奪西番賞賜願得一報之公諭爾事我猶西番之事爾也汝以西番故構東虜稍令不勝我能坐視弗汝援耶吾視汝兵力弱姑務自靖毋躁舉

傷天朝浩蕩恩實兎稽顙謝低回不忍去蓋自是而
互市之議定時有議減軍餉者公力言邊軍勞苦厚
恤之宜得其死力奈何以旦夕寧故罷其供巡邊蕭
兌階公以間議遂寢公銳意肩事持論恐軌于正雖
嚴貴愈益誇詡伸其說不能一語狥要以脫人于厄
前御史孫丞揚得過高新鄭某子甲希旨間之行該
省勘問直指會藩臬諸大寮計所宜覆相顧錯愕不
敢發公獨抗言今無他端而避嫌一按臣以快用事
者之意此必不可因緩之無何朝事更某子甲坐阿
附兌孫公前構得雪起中丞折簡謝曰微公言某不

知慮所矣僉事職刑名盡論釋諸矜疑者所平反若千人而艷妻殺夫無左驗一一鞫立得其情遂伏辜公故不以家累隨行厨所需米鹽必捐即邊帥餽遺世所視爲外府者一切閉不内踰年以邊功受賞四薦剡亦雙騰今　上初政新鄭厥朝廷追論前御史文輝所論當國是遂召入爲尚寶卿公既還朝猶日以軍民瘡痏達司計與樞之臣益屢致意焉天臺先生趣尚寶丞過從相得驩甚因數爲提掇問學之要微言時有所入而參東泉石公阜南陸公意氣懸合辭如也旋將册命東使齊竣事過家遂引疾請告公雖

林臥而心懸魏闕至懇聞一賢人進輒喜不勝聞一
匪人進輒如負痛悒悒竟日書勸江陵張樊故豪雋
無以常格拘預朝廷數世之用若以振刷之名行苛
刻之實督責日深徵科目急雖有近功實基後禍安
韓流弊尤宜切戒當是時公已先見江陵之徵久之
以奪情干正議忠讜見鉏匪人驟登也臭溢鼎甲公
知言之不入遂決志不出而會鄉人有絲絹之競救
祖制後澗州籍絲得實欽征一旦稱獨累攤派五邑
民惴恐大駭至壓撫按奏牘公鎮譁以靜而調停于
上竟得旨如舊制公登仕版二十年履任纔四稔天

臺先生嘗勸以蚤出曰吾人語默出處原非二道昔富鄭公當使金卻獻納時其英烈亦猶之賢也後來相業則得之守口防意多矣賢近得此力否公得書深自恰悔覺曩所為英氣大露與友人書謂昔日惟知成其是今日始自覺其非因繹舊聞潛心語孟義易大義有所得疾書之為草窗見意稿屬江陵物故言官發馮閹之奸　主上赫然創藉諸黨與即故所嘗推轂者悉罷黜平而邇廷乙亥以來建言得過諸臣已又詔廷臣議召跧伏淹廢廟堂輿論翕然首公下議銓衡銓衡盛擬遷之侍從而公竟以甲申三月

得肺疾四月二十三日遂移疏生嘉靖甲午十一月十八日年僅五十耳憶昔辛未春闈初試之日則公上封事日也翼旦得疏草方食舉匕箸起立急讀之竪儒勃勃生氣公聞而心相善也甲戌與公更相切劘于天臺先生公素不然致良知之說天臺先生語予德洗肝腑腸胃矣乃無一念不朝廷非實致良知者不能山居于民間多所建白郡邑大夫無不折節者居常稱貞者事之幹吾以一言爲終身之符予曰大直若絀大道若蛇古善藏其用以幹天下者類若此公曰人臣之義以王陵爲正吾從程子爭救後

益篤往于學幾乎逮伯玉之知非說者謂公再起下之蒼生朝之善類將實賴之而公不起矣卒日不能爲斂具蓋公起孤寒仕益不脩生産而諸父昆弟姻黨先喪時有分予身所嘗食同僕御之賤者客時下車存之乏坐具僅以竹兜治一肉脫粟之飯爲歡退而服其脫畧然卒嘗五城津梁之志鄉人語曰嶽嶽大夫洪流作砥塗語至今傳之

尚寶司少卿袁公忠徹墓表　李賢

士生天地間有遭遇明時而不得見於世者有得見用
於世而不得見知於君者有見知於君而無才術以
顯其名者有名雖顯而不能保全始終福壽俱隆者
今之君子兼而有之者吾於尚寶袁公見之嗚呼休
哉公諱忠徹別號靜思前人世居南閩至七世祖子
誠仕宋累官刑部尚書南渡時扈蹕家於鄞六世祖
芳為吉州泰和令高祖鏞咸淳進士為宋死節曾祖
澤民養道不仕祖士元為元翰林國史院檢閱父珙
國朝太常寺丞贈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母倪氏封

恭人公自幼穎敏神氣異常讀書强記童丱時已能詩文凡名士鉅儒一見知爲大器太常君精于風鑑公得其傳 文廟在潛邸時聞太常君名以書幣召之公隨侍 文廟見公論相大喜賞賚甚厚每許歸家未幾 高廟崩 建文嗣位信任非人猜忌宗室文廟不安因有靖難志召公問之對曰天命有在誰能禦之奉命纂人象大成書以獻賚予有加壬午夏文廟入正大統遣使召公父子至官其父大常寺丞且曰忠徹臨事有斷制所言多驗特授鴻臚序班賞賚殊厚公入謝曰 陛下當畏天修德偃武崇文率

由舊章振肅綱紀樽節財用明愼賞罰禮貌大臣黜陟臧否用臻太平之治竝賜嘉納尋知公在戎籍即令兵部勁之又嘗勉公進學公以務冗對遂陞尚寶司丞且曰此職有暇可親詩書公退而感激不怠庚申改中書舍人巳丑春嘗北京公扈從既至日與大議復遣中使召太常君至父子相隨出入禁庭尊寵遣公乘傳看趙王子重瞳公還奏無他異庚寅春以公父高年俊養遣還公扈從北征既還 上屏左右從容密問大臣優劣之狀武臣丘福朱能張輔李遠陳懋柳升薛祿文臣姚廣孝夏原吉蹇義金忠吳中

呂震李廣方賓公一一論斷以對　上曰卿所識鑒正合朕意是歲冬太常君卒賻葬加厚公奔喪畢詔起復之癸巳春扈從至北京甲午春復扈征瓦剌乙未夏　上謂公曰東宮不問教子對曰臣聞古者不親教子宜選文學老成之人以輔導之責其成遂選儒臣儀智陳山等日侍講讀丙申春秩滿復尚寶司丞特加賞賚戊戌春召公至便殿示以進陞之意公固辭以父未有贈官即日召吏部贈其父官賜誥命公益感勵進相書機要丙子陞尚寶司少卿恩典稱臺莫與爲比壬寅春扈從北征公言利出東路　上

不從消還軍在東者果大獲復觀將兵者得利已而捷至每從征所言無不驗者　仁廟登極待之尤厚賜誥命尋賜還家燎黃省視　宣廟嗣位召至京宣德改元丁內艱不獲奔喪詔以從子代還襄事一日覲　上容色曰宗室人有謀上之意七日內果有報漢王反狀者公扈從往征之既還受賚彌厚甲寅春得展祭還乙卯春今　上嗣位公入朝已未夏懇乞致仕既得請南歸傾朝縉紳祖餞都門外公之術奇驗於　文廟者不能盡述若公效忠讜論則人不及知者甚多如終大孝之情而甚密機事論養賢之實

而贍其取給乞賜孔氏玉軸之誥歷言遣使取貨之非議武職宜准終喪諫服藥勿信方士如此之類皆有人所難者休官居閒二十餘年忽遘疾顧其子曰死生常理吾何憾惟誠信忠厚可以立身汝宜勉之屏藥端坐而終公生於洪武丙辰十一月七日卒於天順戊寅三月三日壽八十有三公爲人慷慨有大志不隨流俗正論毅然不以利害少沮與人交洞見肺腑不立町畦見人患難惻然力援傾橐不惜理有不直者面折不少借其致政也聞朝廷出令之善用人之當則躍然而喜有不便於民者必見形於色此

其爲人豈特風鑒一事可稱道哉所著鳳池吟藁𥮐臺外集若干卷

袁忠徹得其父太常珙之傳以相術妙天下嘗道吾蘇過閶門沈氏沈一子方周歲抱求觀尚實笑且撫其首曰切頭切頭更無他言沈以爲戲弄耳其子長名洪凶狠不肖竟坐重辟是歲錄囚止此一人吳諺至今有沈洪出閶門獨殺之語又嘗入南濠徐生藥家生子適三日方浴而啼尚實及堂聞其聲曰是一强盜耳徐聞而怒幾欲棰之子後亦以採丸論死古有視熊狀而知滅族聞豺聲而識喪宗者殆不多讓

也居鄉時友人家一童子姿貌韶秀且性機警尚寶相之以爲不利于主使逐焉友雖素神其術然意不忍也數言之不得已而聽之童既去無所歸往來寄食于人一夕宿古廟中久不寐見墻角一破衲中裹黃白約數百兩欲取之忽自嘆曰我以命薄不得主意橫被遣逐今更掩有此物則是不義天益不容矣當守之以待失主至旦遂住廟中不去已而聞哭聲見一婦人掩涕而來四顧彷徨問之答曰吾夫軍也以事繫獄應死指揮某者當治之妾賣家產及假貸通得金銀若干將以獻彼因裹著破衲中挈之過廟

少憇不覺遺下今追尋無得吾夫分死矣童歷問其錠數多少皆合卽畢以還之婦感激欲分以謝不受遂携去夫因得釋念童之德徧以語人某指揮者聞而異焉令人訪致之育于家年老無子悅其美慧遂子之又數年致仕此子遂襲職歸而告拜故主主嘆曰袁君之術乃疎如此乎留之遲袁至使仍故服捧茶而出袁見之驚起曰此故某人耶何以至是主謬云逐出無歸今又來矣袁笑曰君無戲我今非君僕矣三品之武官也形神頓異疇昔豈嘗有善事以致玆乎此子爲備述前故友乃嘆袁術之神焉

盛琦寧波衛人少服役于劉指揮家袁尚寶忠徹過劉見其執扇在旁謂劉曰善視此兒乃進士知縣也後果業舉于登商輅榜進士授無錫知縣

東溪先生楊浩然諱集髫齓時父穀堂徵士諱宗字叔振命早過鄰家黃氏其家門尚未啟從門外呼之有一人聞叩門聲闇中呼先生將與語先生心懼不應急扣而入論事畢天已明黃氏子式送出門其人猶在注目良久問曰汝爲誰氏子旁人謂曰楊姓其人曰惜哉吾初聞其聲法當位極人臣名滿天下故竦立伺之今觀其貌與聲不稱後日官亦至五品然

其聲洪遠不在其身子孫必有興者又謂黃氏曰此兒亦不凡位當七品言畢竟去徵士聞其事遣人追訪之其人乃袁忠徹也東溪先生年十八爲縣學生嘗䝉詔至福山巡司例有欵贈銀五兩同行者又二人皆長年庠友也盡取之止以欵筵食品送先生先生以二人皆前輩口雖不言而心甚不平其地濱江遻向江獨步而去二人疑先生有後言徐躡聽之先生至江濯手欣然笑曰巡司齋詔豈吾志哉顧此輩常享例贈矣二人竊聞之從後遽推先生入水先生兩手下拒入沙土中持一物起視之乃銀一錠此銀

入水久爲波浪洗𧇊光潤瑩白傳玩可愛適與巡司
贈禮輕重相符人共駭異釃酒臨江歡燕而別後先
生以景泰五年會魁及第觀政兵部以章綸鍾同事
上書言之進一級除安州知州後亦下制獄去位我
朝進士五品出守自此始壽七十八終黃式以歲貢
官至知縣忠徹神鑒並驗云

尚寶司少卿朱祚傳　　　　實錄

朱祚字永年浙江寧海縣人性聰敏九歲能詩永樂八年以秀才徵試事詹事府尋爲鎮遠侯家塾教官十三年進元宵觀燈賦　上喜而賚之由是知名洪熙初用尚寶司少卿袁忠徹薦擢行在中書舍人宣宗見其詞賦處之近密特陞翰林院修撰秩滿陞尚寶司少卿命教中貴人書祚能詩文援筆立就負氣好直言不恤毀譽晚稍自懲因號默齋且善談命言人禍福多中云正統十年正月辛

尚寶司少卿李公源行狀　　王慎中

公諱源字士達別號竹坡泉州晉江人弘治壬子舉人登乙丑進士初仕為户部主事轉員外郎終尚寶司少卿高祖德盛曾祖長生祖恕禎父明封户部主事妣陳氏封安人先世居邑之清溝里實徙自唐郡諸著姓而清溝之李為獨舊封主事朴茂公始徙居郡城公以成化己丑八月初四日生嘉靖庚子二月初六日卒享年七十有二生而簡重淑敏頭直手恭不習而能自幼學至壯以老無蕪僻之朋世俗嫖娛之語不敢至其耳為學官弟子已以文高伏人而行

潔禮莊同進尤嚴之一時之士盡出下風出行途中足跡所履直于繩引絶不側視反顧自後躡之不得一見其類頻嘗與友人入市購書有爲角觝之戲于前者友人皆含書就觀公獨取所購書著袖中徑歸友人詰其矯公曰吾乃不聞鼓聲奸義遠利篤于天稟而修之以不倦遂成自然郡侯馬公屢試其文異之獎待濫甚公唯唯而已終不私至郡庭一有所訟卒業成均文試第一京師人口相傳其篇以熟布于四方家而有之故相楊公延和時任翰林其子今殿元公愼少已有大名楊公以禮來聘曰吾求士于都

下非先生莫可屬以此子公感其意終以濡跡貴門爲不樂辭以疾自其未遇不近于榮利已如此爲進士奉使廣東督發稽留諸賦故事藩司以使事相聯綴贈遺特厚至百餘金舊使者以藩使官尊長者逡巡不敢御公一無所取藩使重其守購大儒陳白沙先生字書四幅爲贐公拜而受之使還除戶部差監臨清倉倉故置中貴一人董視之中貴人嗜貨與諸吏徒甲保乾沒爲姦利事憚公嚴恪數治酒饌爲好會冀娛公意公嫌盃濡唇而已中貴人知不可動盡一歲中斂手不大爲姦恚不得恣所欲則搆兵備趙

副使侵撓倉事授吏徒公疏其事以聞并劾中貴
人罪狀事下戶部尚書孫公九峯欵爲御職每舉公
官氏稱于曹中以勵屬員數爲冢宰馬端毅公言公
值逆瑾用事以在臨清劾中貴人事託其名逮轉餉
遼左故縮其期陰欲中公以失期時天寒雪深數尺
晝夜行雪中日二百里竣其事以報瑾不能中也是
時翰林楊公已爲宰相公之在臨清往遼左楊公問
公何在公若不聞楊公無由見其面心尤器之楊公
與馬冢宰孫司徒並一時名臣雅知公將旅用之不
爲逆瑾憾沮然公念父母不置勉强在職三年得如

制以其官封父母喜曰吾願畢矣疏乞終養孫公勉諭再三察其誠懇亦不能留也是時璫用事未張孝宗之遺澤猶存士大夫皆于髮㬎尚重不樂去職公之去人咸以為難薦紳咨嗟聽送塡溢都門有賢大夫之歎事親養而能敬迎于意先不詔而悉自居息早暮飲食冷煖衣服寒燠具適宜節限安人好怒女御押侍稍不當其指日數十怒公在側則歡竟侍一日則安人竟日不怒公在職不能俟三年而歸益恵安人之怒也安人患痺公制臥輿自與牀安人出之游婚堂中公素有足疾蹩躠然行也女侍苦公爭

歷代公曰非爲之使欲以用勞爲小孝耳且吾自勝
之不爲苦也朴茂公與鄉長者爲逸樂會多徵時所
交公親爲執弟子禮不敢與諸長者抗每會公必自
脫肴酒致其芳美長者坐定公出洗爵實俎徧奠在
席畢則屏息立楹間長者皇恐不敢當起立再三辭
公乃退朴茂公出公躬爲挈裘束帶扶持登車未反
盛衣冠以俟或大醉手煑湯茗進之俟寢然後敢休
臧獲迫事朴茂公者有大過不加呵杖叱咤不至大
馬服御器物徵置之朴茂公置妾孫氏數犯陳安人
安人故好怒又患痺不得有所爲益怒公側怛覺曉

曲爲掩護父母之間無間而蔡氏免於罪譴其用意
獨至家人有不及知蔡氏生子洞公與均財袪疑無
所加分田多取墝埆以自損歸養五年而陳安人殁
又十年而朴茂公殁十五年之間左右無方聽聲視
形極天性之樂朴茂公春秋高公亦已老坐者濕丹
立者垂白匕箸盤盥之奉益以愉色泉中傳誦嗟嘆
老者自恨少者自愧以爲不及朴茂公殁于古禮惟
衰麻在身時矣猶其悼感疾嗚呼可謂純孝君子也
免喪或勉以仕公不可或諷以貧公應曰吾養二親
身不及祿而心甚樂今已謝二親反老而爲子孫謀

祿耶言者屢薦于朝故相桂公萼爲吏部尚書奏以南京文選郎中就家起公久之少傅方公獻夫代桂公爲吏部遷拜公尚寶司少卿公竟不起疏乞致仕方公于公同年進士也歎曰吾乃終不能用李君幽居以文史自娛所居近市庭户蕭然門無雜賓病足不喜出遊兀然一室焚香展卷正襟而坐俯仰千古之上清夷恬曠脫出塵埃其趣絶去所連杯酌以山水爲妖艶者遠甚無他玩好尤屏遥聲平生不御絲竹與人談有及物價市利錙銖低昂之說即口塞似不能言至于陳說理道揚榷風雅亹亹有韻如巨木

撞鍾鳴聲應叩聽者忘倦咸灑然有得自謂發矇工古文詞以左氏爲宗雄偉典健其語所獨到斲破規矩亦自爲方圓一時贈別頌績銘幽記遠之文非出公手皆以爲不得所託行尊輩舊學爲時師尤不自標特謙冲下接好奬誘人材汲引後進如恐不及後生一行之善一句之工寵借嘉樂惠人人不聞清約自將甘脫粟之食衣裘不能具麤褐纔取蔽體蒼頭五人應門給薪水而巳始公爲布衣朴茂公饒于財衣食不至苦惡人見爲豐既入仕處顯矣清約如此又見爲儉不知公終始所守不殊一日人自以晦顯

異見耳郡邑大夫欽慕德履承風致敬旬月必一造其廬不效踰垣閉門之隘往來交際有儀然不以他事相溷久之其敬彌篤送論爲先進之交及去爲他官㢘居異地猶好問不絕若何吳顧公可久四明屠公倬是也二公並時名流惓惓若此必有得于公者深矣監司部使者行入郡境已知有竹坡先生其所以下公與公所以答之者亦若是家居前後薦者凡七章雖知公有詳畧大指以公爲廉孝人也公自起進士凡三十六年有田百畝宅一區皆先人所遺歿無以爲殮諸子貸于人先大夫歸賻財而僅成禮今

其葬鬻田而後辦諸子常不免於饑何其貧也始公宅燬於火久不能興竄伏草莽茷礫而寓其孥於他郡矦王公士俊慼然歎曰及吾爲守而使賢者無以庇其身吾之愧也議捐貲助之公皇恐不敢聞命一日以可否問某應曰此古道也古者邦君諸矦尊事國中之賢友弊爲之改造當食爲之授飱又爲築夏屋以居之渠渠然大也及其稍衰猶有國中授室築宮而師之之禮侯之此舉合于古誼公其勿辭于是受助而築室焉其堂僅成而房寢庖廄不能完嗚呼可謂貧矣公用不究于時而行施于一鄉所謂殁而

可祭於社非先生其誰

尚寶司少卿陸先生師道行狀

先生姓陸氏諱師道字子傳始號元洲歸田後別號五湖道人學者尊而不以官名因稱之曰五湖先生先生世籍長洲高祖繼宗曾大父鏞大父瑋父平以公貴贈都水司主事再贈尚寶司少卿母陳氏累封太宜人贈公嘗服賈吳越間後稍及交廣歸道病竟卒眞州先生年甫十六即已嶄然能自勸學立節槩弟安道纔足勝衣而女弟一二煢煢在室里中豪睨先生文弱輒難以重役先生權亢忍詬以扞內外齮齕將甚備每旦出調委輸事暮歸則課安道讀手一

編恒至丙夜而是時王先生穀祥稱善治易先生束
贄往受易說多剖析文日益起服闋就吳縣試補博
士諸生無何太守聶公豹籍諸生頴敏者更業春秋
及曲臺禮先生則更受春秋一歲中盡究其義明年
庚寅餼學宮廩又明年辛卯薦應天高第又七年舉
嘉靖戊戌進士當射策時貴溪相第諸所奏記手先
生卷輒擬首曰是文宗賈董字法鍾王者比進御抑
置二甲第五人分視兵曹改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其
冬尚書檄下留臺尚衣先生往督進奉歸拜母壽已
亥復檄徵上共銀幣既竣事還理寶源局銖鑄監陵

工治方中約法勾稽姦吏洗手奉職不敢私一錢庚子改禮部儀制司主事入晉制勑房明年太宜人病請急歸侍不許再疏乞休四上書宰相始聽予告既歸則日侍太宜人太宜人數病氣死篤每發先生親侍湯藥臥起未嘗少間夜輒焚香籲天祈以巳算益母更刲股齭以進蘊然盡解算復病失明先生三爲舐目復明後數年太宜人卒先生孺慕哀踊朝夕溢米毀幾不勝既禫遂病風瘚時嘔沫居恒憒憒然獨謹喪禮不遺毛細先生歸侍十四年而母卒卒二年而病病可五六年而愈然竟先生之歸足不及郡縣

一千請未嘗抵政府一書海內益高先生賢而重其
孝部使者累疏薦先生可大用乙丑以南京祠祭主
事召數月遷膳部郎復改尚寶司少卿丙寅入都旋
諭祭秦府過陝濯驪山溫泉登太華辨仙掌入終南
南麓徘徊杜曲樊川者久之秦王雅熟先生名至則
貽書及他珍寶可數百金先生一切謝弗納還會
穆廟登極恩階奉直大夫恊正庶尹戊辰署司篆以
勞憊故疾益發復疏乞骸骨　上特憫賜歸勅吏部
須先生病已更徵入歸又六年而卒先生少有異稟
六歲日誦千言七歲能為詩自始學入官至疾未宛

無一日去書不觀博極羣籍鈎微抉精下及星經地記稗官雜家之言悉入記覽平居坐立不傾欹步履卒有常度性特寬大喜施尤厚於倫誼撫弟安道最有恩中年安道請麽著先生爲泣諭不解乃悉畀以父產先生故不家于官至是益赤貧無餘安道卒撫其孤士寬士寬卒又復撫其孀婺財帛關出者一恣無所問嫁庶妹務出厚貲收沈氏甥爲婿其婚娶先生所絕不交者權貴而亦不狎近羣小絕不口人過失然至後生有一善則津津道之弗置所居一廬僅足庸咏歲所獲穰田亦不過百斛饘粥常不溫意豁

如也四方造請碑誌者遺餉稍豐輒斥而召客歌呼
窮日夜費盡無所顧或親黨貧不能具斂葬者持以
分去亦不爲惜好事家日載酒邀先生天池上方虎
丘間流連觴詠而先生故所善二三耆舊王參議庭
彭秀才年王太學寵文博士彭日相與揚榷今古品
藻泉石每游賞輒滔以爲圖和歌相倚飄然遺世見
者疑以爲仙而先生亦雅自忘其不足矣先生爲文
法昌黎詩取大曆中語五七言律得孟襄陽岑嘉州
致小楷精絕大都似趙魏公仙游記悅茂尤工隸書
咄咄自謂逼韓李畫法獨喜倪元鎮而傳染精麗者

遂不減趙吳興吳中故重文先生敬仲謂陸同絕先
生自棄官後則往執弟子禮甚恭故他文翰多頡頏
仲而名德亦相亞云年六十四

尚寶司少卿南州徐公自得傳　程　節

公先世系胄四明　國初詔徙吳越大姓實中原乃隸籍雍丘孫伯貴至前封兵科給事中江三世矣公姿秉淵懿之資長負穎拔之概晉質被文藻學厲行為諸生冠甲午舉河南鄉薦人競張約之舩士識李邕之而益籍甚一時已戊戌偕計南宮聞母楊孺人之訃擗踊慟哭瀕絕而甦嘗宵伏夜入哀憶昔吟數千言以自悼詞窮悲惱彷彿蓼莪之什辛丑成進士時同里浚儀王公廷相鄢陵劉公訒雅負人倫勝業士林以其品隲方月旦之評豫士獨公暨少師新鄭

高公大爲所器焉筮仕行人司行人奉使瀋藩明典
禮卹餽遺得使事之體故事迎養封公于京邸晨夕
定省奉顏色陶陶如也丙午召入掖垣改兵科給事
中時大虜擁衆戕殺朶顏福餘三衛諸夷內避乞給
衣食耕具或謂夷虜相戕乘是可收萁韃之利者公
上言朶顏三衛夙稱崛彊一旦遭破殘之餘既不敢
于彼將必窺利于我鳥窮則啄獸窮則搏勢固然爾
迤北諸虜性猶豺狼既飽而驕養迯亡歷且朶顏既
破撤我藩籬何所顧忌趑趄而不內犯哉宜稍給所
乞收諸夷無賴之心陰諭以雪恥復讐之義仍申飭

邊備將弛所欲以覘未形之釁已而虜齎單辭求貢
實以覘我邊防以圖大逞　廟謨將許之廷臣明知
其詐而險關　上指所嚮觀望莫敢發公抗疏言夷
狄乞貢大端有三有敗遁求納款能誅服畏我強而
求者有畏罪戎微犬羊悔悞恃彼弱而來者有謂入
貢不亡一鏃而得戰勝之利遂利而來者今有一于
是乎異時俺荅常遣石天爵求貢矣亡何蹈我偏頭
關我全晉橫被毒蹂近事之鑒已照虜敢以故智
紿我而我詎容再誤其術法曰辭卑而益備者進也
臣以為勿許便疏入五日不報詔別成為虜之命下

則大見采納它日有以吏垣恊理請者疏不及公也
特批曰徐某乃知　上默識公名固將大用之矣是
歲九廟成覃恩父母皆得受今封卽陳情終養既得
請南歸賦閒居于板輿詠循陔于蘭勝朝夕承驩爲
百年壽又四載庚戌封公卒公容瘠骨立人稱孝
至居喪惇禮備極情文又爲四方取則焉已奉繼母
田孺人一如奉封公居則游情闕吏以開卷自娛視
世情棼華脂韋不翅將浼如是者數年然公既簡在
聖衷卽家食滋久人咸以大用嚮公乙丑詔起諫垣
再乞終養不許入朝補工科給事中先是河決曹縣

防河使疏請開趙皮寨孫家渡以殺水勢特遣侍郎吳公鵬都御史督公鈞董其役公上書極陳闕里祖陵關繫至急乃不果開至是當事者仍議徐沛運道淤平宜亟開汴河以疏黃水漫流公援証往事反覆辨其不可大畧謂汴河舉開自附下通宿泗而達廣陵數百年來湮淤殆盡即欲開鑿糜費不貲使開之水即行勢必南趨泗州寢園可虞使開之水不至匪徒亡益誤奪時日運道之治反後已時韙其言開汴之議竟寢晉尚寶司少卿履任之夕即閱田孺人訃匍匐歸里襄事而公且堅臥不起矣益公起家三紀

立朝筮官甫四年餘皆優游泉石之日也既歸構市隱堂數楹歌詠其中且齊物蒙莊養快仲統學衛生之經廣臥遊之適樂志接神者年儒色亦恬澹足以養生之驗已公先後雖執三喪哀毀惻怛如一平居杜門卻掃跡絕履綦然引拔善類如恐不及臨財非義麾斥千金不顧也至性睦宗戚歷卹孤孰則倒孟生之饑折漂援之務亡所恡人以它事干請者正色謝絕至里閈有大利害則不惜投冠奮袂爲之上鳴癸丑師部之亂賊勢猖獗從言解抱公亟請于當事者提兵入援躬自巡守爲士卒先賊偵之竄去異將

杞稱巖邑徭役甲于它郡公力陳負重困憊之狀得從未減里人迄今誦德焉公詩尚典足不爲纖靡文爾雅有則一洗鉤棘雅工詩餘小令少游美成而下不多遜也所著有葛中贈答二樂京華集京華續集天游子樂府二爾藏于家公謙自得字深甫別號南州辛于蔣府乙亥距生正德丁卯年六十有九

尚寶司少卿北山李公先芳墓志銘

于慎行

北山先生姓李氏諱先芳字伯承其先湖廣監利人國初以士伍北從因籍濮州高祖以下五世同居考贈尚寶司丞雙泉公諱鑑配劉太安人舉二子長爲先生先生生而岳嶷風姿甚都從仲父蒙泉公受經十六能賦詩伯父器之會選良家子尚主使者入先生名俾補博士諸生先生謝不受也踰期試而爲諸生年二十嘗嘉靖辛卯舉省闈高第六上南宮不中丁未進士時先生詩名已著而不與館選識者惜

之乃與歷下殷文莊公李憲使于鱗任城靳少宰臨清謝山人結社賦詠相推第也明年遂為新喻知縣新喻者江右陋邑民吏頑梗惛不畏法虎夜入城蛇鬬于寢先生弗慍也而深令陳紀惻循元元久之三尺布矣城北蒙山大盜謝甲聚數百人城西分宜界上礁盜亦數百人久不伏法先生次第平之封內以安邑豪裴氏暱𣏌殺人無敢忤視先生發其宛罪設法捕繫論誅二人適戍一人士民快之悉人雖生淫于劉氏巳而攜從謝遂舟行數日不知所終七年無能蹤迹者先生一日論盜㠯得殺羅者劉氏子本也

自實偵羅北上夜尾其舟胠篋而沉諸江語伏遂正爰書上官詫以爲神富人張浚有寃遇公而自以一覩爲獄受而付之記史異日發之報也笑曰陶淑清士辱以朱提召浚叱還之三年攷成擢爲戶部主事旋丁外艱復補刑部先生既負特名不得一當藝苑又出試吏僕僕對簿非其好也及入爲曹郎居多暇日而海內名能詩者如吏部宗子相張助甫兵部張肖甫同部王元美徐子與並奏集闕下先生盡與之交朝夕倡詠期爲復古而諸子之名大噪長安稱一代盛際矣頃之改尚寶司丞一奉使冊封德藩再使殷

試兩考陞少卿浮湛避世不干進取有以自適也而嘗以賦詩調謔得過兩吏部又嘗以受印詣兩御史御史內慙癸未大察其人皆在事共欲傷之少宰淮南李公江右朱公交爲力解弗得左遷亳州同知亳士故習慆慢先生繩之以禮師生滋不自安又嘗至廣陵坐淮陽別駕上別駕恨之適以公事至亳師生爲飛語入之别駕會先生擢寧國府同知入賀過家而江北使者猶用亳師生語傳成白簡先生因臥不出矣先生兩佐府州不鄙其官奉職甚修擧弼無諱二千石以下嚴憚之而賦性茶遨不能少有頫印以諧

時俗卒以見忌于是先生嘆曰嗟乎仕宦有命耳藏山之業十吾得其二三而嗛六七天其假我餘年使竟厥緒此不足千古耶歸而坐臥一閣晝發藏書日夜伏讀經史百家之言鉤玄抉精毋不有所論著而于有韻之文自漢魏初唐下及近代擅權綜要如衡萬寳而錙銖焉雅精計然策縣著饒足而不嗇于用時時爲具饗客擫笙拊瑟二八迭侍仰天嗚嗚樂而相志也先生爲人慷慨任俠内敦孝友外施德義賑贍貧乏惟恐不足念弟仲同芳業儒不就出秩金二百仕仲爲王家郎又爲多買田宅幾與已等恭從父

四老日具饔飧養業師黃先生月給廩粟瑗濮鄞之
間所舉高年勝會施衣履而壽者幾四百人歲疫所
施藥而療者四百五十人貧不能收所施轉而掩
者幾六十人他所助喪贖罪優恤賑贍護故人子
弟尤不可勝紀郡人至今稱焉方先生在官所交皆
天下名流及罷吏家居不通造請惟從蘇大司馬遊
及與諸郎君酬唱久之又皆先逝而東省才士邢子
愿傳伯俊輩稍得朋行前矣晚以目眚屏去聲樂遊
心玄晏著達生道人傳以自喻大指歸于知命適情
不近名利迹其隱見方圓之間殆仲長公理白樂天

氏之流與先生生正德六年六月卒萬曆二十二年六月得年八十有四所著東岱山房稿三十卷清平閣集若干卷明儁若干卷已行于世外爲大学古本四書各解毛詩考正春秋辨疑漢注疏臆老子本義陰符經解五嶽志畧拾翠軒雜纂本朝安攘新編古交編闡彼錄醫家須知壹天玉鏡蓬玄雜錄泰然亭樂府諸書藏于家論曰國朝之稱詩賦盛于嘉隆之際晉里有兩李先生兩李先生者同時同官名相比也其致有不同者脈下以氣骨合神湛涵蓄有而發以雄迅意常超于象之外濮陽以才情赴調融洽衆

采而出以和平力常富于法之中此其趣操也比以五音歷下則軒轅之鼓素女之弦高張急節錚鍧駘盪洞心駭耳而世不能究其變濮陽則昭華之琯鳳臺之簫肅雝和鳴龍吟凡下而世不能寫其奧蕃所謂異曲同工者與夫風會之流日趣綺靡而以遺世獨立之標振溥激頹虎視千古斯爲至矣要以溫柔敦厚不宛不懨嗣三百之響以考天地之中而弊其和必有繫焉悲夫作者之難也品其流別亦何容易哉

奉訓大夫尚寶司少卿北山先生濮陽李公先

芳行狀

邢　侗

嘗世作者宰推歷下李先生是謂于鱗不知更一李先生出濮上其齒同其居朝之日同其談藝同其所不同歷下簡貴不暱近人而濮上伉爽敢決任俠自豪兩人者論難過從瑕瑜不相貸也迨後歷下名愈高濮上若爲所掩乃先生修戈倚櫓未一日忘于鱗云濮上名先芳字伯承初號東岱後更北山先生生而蚤慧又膚色玉潔也北嘗挽髮與在駙馬籍中父毋強行使者林君調之謂李郎濮上良佳帝以壻鄉遺汝矣先生正色曰芳聞龍門不聞鳳簫林君內愧

而奇之尋罷歸例于青衿先生獨不受也再年試而為青衿二十舉于鄉為第五人進士不第去而遊太學凡三下第而遊道日廣轝負日以奇丁未舉南宮高等授江西新喻縣新喻僻俾民俗疎闊視事大小咏吏不知官城壞虎夜闌入市蛇闌殺門先生夷然謂邑故沭猴令令其無三尺乎乃陰司大盜謝某等悉禽論法又得猾牧長盍夫而寘之其所當他獄裴何三劉本等靡不驚詫若神邑人章滂家衆巨萬誤為大盜連染先生出之滂以一硯為壽先生謂此他山也者寘之守藏不問也一日藏吏白前硯實銀先

生笑曰陶泓清士辱以朱提立名波而遐之蘇是新
喻之政冠冕江國卒以不善骫骳三歲得反曹亡何
再役留都抵舍及先尚寶大故拮据終喪北上改授
刑曹郎于時諸郎高伯宗究心經世彙稡本朝故實
爲憑獻錄先生手所著書而言曰我思古人實獲我
心余其改慮從事乎乃輯近代一切名家詩而籍之
逾年亦成書人謂西曹雙璧名籍籍動巖廊矣居頃
之改尚寶司丞尚寶清嚴地居者往往唾手上卿先
生侮衆任子如嬰兒寮寖不懌乃欲甘心矣已未充
殿試受卷官已奉節冊臨穗藩德藩鄭郡地州邑令

長爲負轎矢御五封軺如臨卬先生略不爲意撫中
丞萬安朱公直指襄陽劉公俱以氣調修平生雅先
生平揖而睨之餘客莫得前使事告歲歷本司少卿
壬戌再充殿試受卷官是年屬弟茂才同芳逐母劉
安人就養京邸傾橐爲弟費獲需次趙府審理副母
氏悅之故事繡衣握方寸印出行部部使牽赴尚寶
投受以爲常從者劉宋入先生趣受印副來目從行
黑衣先生曰印不足受尚寶不足交副耶而目黑衣
爲二使者大銜之會歲大計因中諸螫者左其籍得
亳州同知先生自負遷人一意擊無少避回又州

孫守即壘產用井里故莊先生以亳士屬之先生爲立程課督其援上居閑輩滋不自安遂風校官劉某羅他事擠先生復私淮安劉通判與謀通判即恚先生以州同据其上座者也先生未幾擢丞寧國見謝眺青山而樂之聞鵲鎮鐘聲而泠泠然善也至將絜令不詭隨人視亳無異寧二千石以下憚之用前校官遡判中傷坐臺抨竟回籍先生適在壯年毛毵無戚容曰天其以山林奉我而以渦水之徼坐進我我奚爲不豫哉且夫藪山之業什吾得其二三而嫌六七豈吾稅駕日乎吾其涖盟于鄉悉索鄄師以與中

原合吾而足自老矣歸之又二年劉安人謝栝捲不以既艾減衰及禪撫中丞姜公薦于　朝報不報先生邑而構清平閣蓬玄洞野而營會丘臺拾翠軒草蘅齋兒吟嘯其間未一日而廢酒未一日酒而廢詩書未一日詩書而廢管弦絲竹也先生生產故饒復善計然白圭之策室計錢帛休量牛馬歷不中訾乃者困與親交累筒與親交衣裳與親交財緩急與親交合藥術德于生者倪文學朱鄉卿趙衆人死貢士若而人爲德于死者蘇尚書蔣觀察邢宗義侯繼宋之而人爲德于家者叔四老從弟宗貢仲升幷猶子

如柑輩從孫炳輩若而人爲德于儀者余秀仁周正
照楊仁叢若而人肺附而友朱學博周太守蘇瀛臚
蘇孝廉蘇右史藝文而友李于鱗王元美殷正甫宗
子相徐子與謝茂秦黎惟敬歐楨伯張助甫王師古
魏懋忠傅伯俊黃元仲宋登春吾師東阿不佞侗相
吏而友兩御史大夫南充王公黃安耿公前大司馬
銅梁張公登州陳公一督府重慶蹇公于喁鼓吹硯
柳宗元所稱先友不廼過焉先生家著聲伎倍蓰素
閑勝槩道文樞副名山詞曉琵琶理類琵琶行其對
蘇八右史神此四慮雖大挾雅音矢沉沉而牛鳴窨

中者宮也野雞登木者角也餘可推言江東查八十聞而伏之晩以目靑盡遣侍妾曰吾髟無可責使有可驅耳先生者抑白公樂天之儔與其自署達生不虛矣所著東岱山房稿三十卷已行世外爲大學古本四書解毛詩考正春秋辨疑漢注疏臆老子本義解陰符經心經解五嶽志畧拾翠軒雜纂十三省歌謠本朝安攘新編古交編闡微錄明詩纂醫家須知壺天玉鏡蓬玄雜錄凡五十萬言藏于家

尚寶司少卿潘君士藻墓志銘　澹園集

自吾師天臺先生倡道東南海內士雲附景從其最知名者有無除之王德孺芝城之祝無功與新安之二潘潘之字朝言者既以絕世之姿不究其用于時以死而與吾推從游大華氏為最久當是時自天臺敎外旁出一枝則有溫陵李宏甫去華故師而嚴事之叩其盛已去華諱士藻學者稱為雪松先生世居婺源之桃溪家為仕族嘉靖中少司馬珍者曰少司空希曾大司空鑑大司馬潢鼎盛一門即崔氏之重纷累戟不足多也君父滋以君貴贈如其官母胡封

太宜人君舉萬曆癸未進士少以孝友顯鄉里已以直諫顯朝廷乃仕而起起而爲符卿宮禁近稱顯融矣而卒遭遇不調以歿以彼其志曾不究百一而又太宜人年餘八十子職未終宜君之不瞑以死也嗚呼痛哉君爲人磊洒有大節與人言必盡傾望而知其君子也而尤自負人倫之鑒所至必交其長者每得一人推輓之使盡其用而後已其人或顛躓瀕於危人皆引避或陰擠之君必反覆疏雪以身保其無他以故君坐廢常滿朝廷之上莫不爭知去華者矣君始舉進士一日過余曰余于同籍得二人問之則

遊左蕭君汝芳莅淄郡君然然也後二人爲郡縣錚錚
有聲皆以彊項受奇禍君又力爲當後今二人皆知
名于朝爲賢士大夫者君力也其可理淄州也衡公承
芳爲守與他丞倅折賢士得與之隅下唱和若墳荒
然而郡事大治別能工貧且死君收其孤又移書學
使使祀之郡賢祠其與人交有終始皆此類君以虎
子徵授御史巡視北城行二閹閹出宮門戚里家女
婦于振者執之偵以閹而奪之去君訓若好出討籍
脫汝矣不聽君移文司禮司禮以閹　上志問東廠
職何事而事乃外廷發邪命杖二閹斃其一乃是諸

中貴洶洶思必報而大璫職東廠者亦以故銜君矣嗣以火災陳言大璫敝摘君疏中不可使聞於左右近習語以激怒　上謂君歸過實直　上怒且幾欲杖之廷竟落二階調邊地于是得廣東布政司照磨以去初君之被微也晤余南都余謂君必為諫官為諫官要在培植人才許與氣類然事勉勉一鳴以塞責也君首肯余言既至都授御史君方錯綜時事冀以次第上時鄒君爾瞻里居獨心異其不言既而聞君蒙譴乃嘆曰真吾友也意余方以輕擲戒君而爾瞻以速去服君何邪雖然惜是特中貴之焰方熾

也使君說得行內廷累息安得騖揚博擁以豪奪吾民至此哉乃言之未用而弟收其名明乎非君意矣辛卯始改滿刑部照磨爾贍亦自銓部調至旦夕相與講學問政慮其雜也壬辰晉南吏部主事七月改尚寶丞君既以讓辨𢙢為中朝所屬目又性倪直觀時事輒抵腕不平權有力者欲思中君故君言尚寶久不從獨關西李敏肅公深知君謀于冢宰孫公調之吏部而君辟甚堅決第舉南中名流自代君前考功郎時君時答今尚寶卿劉君日升尚寶丞葉君茂才皆矯矯推重一時其它多未易悉數方君之辟吏

部也李公曰固知公不欲然士論所爲屬公者以此君正色曰公直以不欲吏部耶知我乎李公以此益賢重君癸巳晉司少卿尋孫李踵去知君者益少丁酉秋德孺卒京邸君與余治其喪而殯之余亦以讒罷時權有力者以余故憾君益急君益爲余不平亡何其人卒敗去而君意且倦游矣庚子夏以冊封孝太宜人獨居爾都與余及無功聚首時覺君宇間有病色然議論英英猶映蔽數十人不意其遂不起也至十月二十有九日竟以疾逝嗚呼痛哉余坐疏懸見發于時獨意君沉厚可屬大事乃哭德孺曾幾何

而無功與余又復撫君尸治君喪如德孫其可惜也已今歲宏甫以誣被逮死燕邸余既不能奮飛而相知者率陰拱而不肯援使君而在亦豈至此極也嗚呼痛哉人世浮雲須臾幾滅唯知命者不憂與立德者不朽余與君其又何憾初兩先生之學人或疑其異指君獨取會心者剿而用之以自名一家异議間多盛傳之者雖嘗讀書聞賢人君子之言行與時事之大者動有紀述嘗見其數鉅冊于几間君輒自掩避不欲遽傳也今行世者有開然堂雜集詩文集周易述若干卷亦足見君之大都矣生嘉靖丁酉八月

二十五日距其卒得年六十有四配汪氏封宜人子四師曾爲鯤泰衡兆鰲爲鯤泰衡諸生女三壻爲胡有敬張承叙董大臨孫一嘉生師曾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某山之原而丐余爲銘銘曰聖言浸遠罕究陳世儒秉之雜僞眞硜硜者流局前聞突有互鬭紛以綸嚋勇如君廓其源并苞絕異貽羣昏驅除異論如亶疊日月皎皎開浮雲有書載之垂無垠世知不信眡茲文

尚寶司司丞靜菴徐公宗實墓表　黃淮

先生諱垢字宗實以字行姓徐氏其先東海郯人宋南渡後有諱千一者爲黃巖令其子采祖遂占籍爲黃巖人先生之曾祖也祖諱巳元以子貴贈承事郎行樞密院斷事官經歷父諱存翁仕元爲浙江等處行樞密院都事母車氏贈宜人先生兄弟三人而先生居長天資穎悟勤敏好學仲弟宗友以學問才使昆弟自相師友人無爲二難幾冠聞永嘉彭公庭堅承徽國文公正學講學鄉校先生負笈從之游深有所領悟遂辭居永嘉以便力學年漸富而學益充負才

尚氣有經綸天下之志慕范文正公之爲人恒誦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之語拊几昌言曰必如是而後可以言士矣居無何知元運告終韜光養晦設塾授徒若將終身焉淮章兆時受業先生之門先生剛毅嚴正約敕條爲學規若官府號令賞罰勤怠悉當其情諸生咸知振勵洪武壬戌有司以禮敦遣先生赴闕數被顧問敷奏剴切均中時宜 高皇帝深喜得人敕銓曹任司風紀先生以草茅懇職辭除銅陵簿復請歸迎母就養重忤 上旨謫輸役淮陰驛郡邑校官聞先生至爭出迎除館延致爲賓

師多所造就會朝廷選駙馬都尉功臣子胡觀在選中慮其失敎爲擇師而難其人遂命趙公比授館敎法嚴明如在鄉塾時觀受敎惟謹既冠入府成禮畢每當講授中使援他府例設駙馬位于堂中北嚮下南面而置師席于西階上東面先生憮然曰師嚴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豈以我一布衣而詘師道哉輒手引駙馬位使下然後爲說書既而明日復然先生乃爲書貽之責以在三大義及富貴驕人之說觀泣下媿謝執弟子禮愈恭畧倚執之習尚儒雅之風 高皇帝深喜之召見奬諭再三由是德望日著洪武末

任蘇州府通判用薦陞兵部右侍郎兩持使節罷而
復起轉尚寶司丞其判蘇州也奏發粟二十萬以活
饑民當春暴水嚙隄爲患巡行郊野相視原隰大興
治水之役採訪使以爲妨農且勞民沮之先生上言
他役可以妨農止水不退則田不可耕妨農莫甚焉
況今規令有田之家量多寡貧富人出力而饑者得
所資正所謂以佚道使民曷爲勞民哉屬邑有節婦
王氏郡乘載其事元末旌表未及行先生請旌之禮
部以前朝事不允先生上言封比干墓非前朝事乎
朝議謂其知大體皆從之其人爲侍郎也首陳十事

指切時要凡會廷臣決疑議先生是是非非歷言之不徇私不黨同一揆于義以故多有矛盾者其出而奉使也在兩淮多所建明政舉而民安之海州有節婦侍小花年十六許嫁而夫亡歸夫家成喪持服養姑送終剪髮自誓守節不二採訪使上其事所司以其年未五十不合例先生上言曰隨事處中始爲合義守文執一豈曰得宜厥婦既能守夫於笄嫁之初又能剪髮於葬姑之後雖割目截耳亦無以加自當與卓異同科豈與尋常比例廷論韙其言下郡邑旌之比使兩浙以疾惡太過被劾怡然去職其爲尚實

也年漸老而力衰伏遇　文皇帝入繼大統優待老臣遂上疏乞骸骨許之歸家杜門謝客課子孫問耕稼逍遥林泉之下畢盡餘齡以遂考終而已越二載臬司拘囚獄詞牽連遠至京得疾卒於旅邸垂絶倪然之氣不少貶是爲正月二十二日也距生之年元至正甲申壽八十有二先生平昔交游皆四方知名士慷慨辭達肝膽相照酬歎激烈分韻賦詩竟日忘倦訃音遠聞傷之者至號慟頓足歎息士林之寥落也滙於先生師生之分沒齒不忘爰表諸墓道以示後人俾有所觀感云

尚寶司司丞洛原白公悅墓碑銘　王維禎

洛原白公者常州武進人也名悅字貞夫其先洛陽人後徙武進居採菱港白公不忘始故號洛原白公大父昂刑部尚書父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其治官民皆大功德于世白公都御史之長子生而負俊才好文詞十二三時都御史與客問報札咸出其手客得札稱善以為都御史能而不知乎洛原所為也御御史卒白公以其蔭補太學生俯二年而為嘉靖壬午白公舉順天鄉試推恩與弟又十年舉壬辰進士除戶部主事當是時白公父行皆大官皆器白公重

之而白公又好士如饑渴故所與游非其先世交則海內知名士也白公故嘗聞關中鄠杜有王太史武功康太史兩公者皆家居慕之乃求使入關謁兩公兩公見白公與語大驚喜皆畱其家數十日乃發別而之平京使所道業北地北地故空同李氏家而李氏客于梁宛之白公念當世之文所能復古昔者由李康諸人倡始顧獨不得見空同乃停軺褰帷徘徊瞻顧有愴然之思焉其好士如此既歸遷主客司員外已又遷郎中復使江西乃遂登龍虎山奇之聞其東即武夷不遠乃即又放舟 止武夷與諸峯白公詞調

既逸而又善習人書兩使還出紀游詩數十篇一時見者未嘗不種種稱絕也白公爲人洒廓而好義與人游其人嘗于已心即解劍捐珮以贈不爲惜即心內所弗合亦陽浮慕之不終拒也白公以此聲名益顯然亦以此招忌買禍居頃之改儀制司郎中會天子冊立東宮爲置官屬詔有司選補白公補左春坊左司直其年大駕幸承天歸而按劾從官未至者言官中白公于是白公謫乘平府通判久之轉南京後軍都督府經歷已轉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無何復謫河間府通判復轉戶部主事又一歲改尚寶司司

丞白公自登第至爲尚寶侵尋二十年官不過六品而尚寶又閑曹不得有所建立恒鬱鬱不樂明年庚戌遂病其秋北虜犯京師百司震駭白公臥閣內日引賓客入與計擊胡事白公狀貌甚癯至談天下事則蹈厲憤發有萬人獨往之氣自十年來棄去文詞不理時時習騎射訪燕趙少年俠客與之游人多怪之及至庚戌乃始知其非誕也白公甫弱冠也謀危白氏者益縱橫至白公挺身抗之卒無害則況毅有謀自少已然非獨今也又明年辛亥病篤有詔遷司丞爲江西按察司僉事未拜俄又遭論乃遂以司丞

致仕云白公有五男子長子攸常禮部主事既且卒
矩而振襟端坐謂禮部君曰吾白泰大夫乙丙之裔
也歷千百世而顯者不絕自吾上二世並著勳名于
竹帛之間而吾卒湮沒至此度平生豐無愧于前
人豈固命哉小子念之其慎所爲補吾闕也語已書
擊射驥絆足則我乃似之矣言已悽然遂卒是時公
配楊宜人在前諸子咸號伏床下問家事竟不一語
及初白公游闕中時余方家食未之能交也迨余官
翰林時與往來甚數則白公者固偶然有古豪士之
遺風焉不直工文詞也乃以壞終其身吾不知造化

何以生又何以抑耶

尚寶司丞寓菴吳公性墓志銘　徐階

常之宜興其俗於吳下爲最淳其士大夫率好古而茂朴然其所推服必曰寓菴吳公公諱性字定甫其始爲郡庠生授徒里中修行業文動以身訓書程著式按而行之始終相較不爽毫髮年三十七舉嘉靖乙未進士于時仕者方喜躁競公獨恥之上疏乞爲校官得河南南陽教授南陽人鄙野而尚奇衺郎諸生亦然公歎曰茲教之廢爲之也雖然教人者徒務責諸人已乎揭于門盡謝問遺壺漿東脩禁不得入已乃察其有志行者禮之貧可進者課督之婚姻喪

葬戒母訃貧賻用浮屠以次教之冠射諸禮士習變焉故事進士就教再期轉胄監三年遷部屬公旣無貴援又不以資俸自言於人積五年始遷戶部主事且南京也公意願恒自得尚書任使其屬以榷稅爲便利莞庫爲叢劇公於次當榷揚州關稅乃得莞庫不以非序少有怨尤于心久之監滸口倉迎父及伯兄養諸官舍父子兄弟飲醻茹蔬竟日相怡悅歷員外郎中滿三載封父如其官贈母錢安人公固以母不逮養爲憾至是扶黃蕤前曰吾願足矣卽引疾未幾遘父憂丁未服闋補戶部乞改南太宰四明聞公

日是素恬於進宜有以勵士改南京禮部主客主事踰年復請告作天眞園與朋舊詠遊其中將遂終身焉既而曰吾本以疾告于出處未明也壬子强起補南京車駕主事未上乞致仕吏部寢所奏且促之行不得已至南都又疏以請吏部謂公賢不宜聽其去然又重違公仍予告丙辰以期滿至京師改尚寶司丞公不樂再上疏乞休語人曰吾不得去不已吏部知其意竟請從之公舉進士二十一年在官不滿二考其恭退處甚于人之嗜進而其「去視求進者加急雖古達人隱君無以過也爲人不尚迂誕不抹虛

緊常日學無憂勤惕勵之心則恣而不敬無誠實淵源之心則弛而不豫未有能成者也故其事親持身治家必以禮事伯兄如父對妻子未嘗有惰容要束僕從盡斥去蕩佚華矜之習子婿有欲藉公補博士弟子者峻拒之曰自古至公惟取才一路吾豈敢以干有司居家不務生殖然恒有以及人銖積寸累皆得之儉約是以能濟利祿退無所求於世而進不辱其身也生弘治己未十二月卒嘉靖癸亥九月年六十五所著有詩文若干卷讀禮備忘二卷宗約族譜家訓年譜各一卷

尚寶司司丞孟公秋墓碑　姚思仁

今學士大夫言學者皆曰齊魯復有孟子蓋謂我疆先生云先生諱秋字子成號我疆世爲山東東平人上世有諱通者徙居安平鎮通生鳳鳳生先生先生生而有大志慧識過人讀書通大義里師授毛詩至桑間濮上棄去不竟學問其邑宏山張公爲陽明家言執弟子禮問業學尚書得明目達聰語灑然有悟發憤下帷謝絕一切即家徒壁立寠如也會安成鄒公善督學山東太平周公怡僉臬事講學貢院得先生大奇之曰孟生固自超也弁諸生首自以爲得先

生晚庚午舉順天辛未成進士先生雖早貴絕不以氣色臨人居京師不與流輩伍獨交驩孟公化鯉既得昌黎令下車問疾苦誓以不父母吾民者有如日會昌黎邊邑驛傳徭役糧馬鞭甲綮與一切爲民吏始爲之器械以備之爲之警邏以候之爲之城池以禦之徭役則省猾吏則詰異才則拔幽隱則察公署黌宮則修舉二百年夙弊一旦茁務而髮櫛之父老胥相慶曰吾邑侯其斯謂古之循良也與哉其得民之深有如此暇則進諸生三十餘人講良知學自以俸餘館穀不費縣錢謂昌黎爲鄉先正刻韓文以賑

諸生先生心如太虛視世界浮雲毫無芥蔕雖居邊鄙縣邑未嘗一日撥講與諸生盟必先行而後文制外以兼內講肄以端其習考覈以程其規標的以大其業宏博以遂其思抑揚以厲其志金玉以宣其情夏楚以鼓其氣久之士憮然若失也勃而發已俞而從翻然而華先生忻忻曰吾教行矣又悍悍與民休息即不爲巧宦猶不失令名諸臺薦以十數上傳得大理評去之日父老泣留遮道時有應衍先生梧亦若有戀戀者父老爲樹碑以識不忘尋從祀名宦先生小試于邑邑皆絃歌也署廷尉兩載以廷尉天下

平谳獄惟允贈父如其官母孺人已卯轉職方領山海關是時關政久弛妙簡才望首以往奏給特敕益異數也先生至嚴譏察裁供應竟爲其司官忌遂萋菲而巧詆之辛巳以考功令調外衆論譁然先生無慍色乃乞休歸時復過昌黎昌黎士人且喜且悲渡灤江作歎欷歔與士人別泣數行下抵家十築家南二十里許尚羊其間有終焉之志日課子若徒博刺羣籍剖難析疑側弁而吟曰長林豐草吾以適吾適也自是先生道益尊賢士大夫道安平式廬請謁于庬相望或依依數日不能去甲申以直指黃公薦起

刑部彝陞員外郎丙戌遷尚寶丞公餘即聚陽和諸公究竟理道殆無虛日猶神先生以一領聲咳爲快巳丑陞本司少卿浹旬而卒嗚呼傷哉先生篤學力行昔節清修以名儒特別以廉吏令終治縣縣治治獄獄理司馬馬攸司刑刑清司璧璧愼投之所向慨慨乎游刃而解然本之所由來矣夫先王之學其本以治心其緒餘以治天下國家先生之事業炳當時蓋其學之緒餘也先是先生奉命衡府便道還里撫臺李公過先生于家凡三宿先與訂明儒經異是時年巳六十矣而神益王時時誦孔孟書不少衰閒得聖

賢片言隻字有契于心隨筆之以示後人當門稱入觀時欣楚伺先生與之論心先生曰心體本自澂徹有意克已便生翳障蓋真如的的一齊現前如如而妙自在必克復而後言仁則宣父何不以克伐仁原憲耶謂顏子合下便是復禮其不以血肉視心以靈源視心先生之學粹矣孟公化鯉稱其河流爲濬衡度爲平庶幾知先生者哉所著有二明一脈明儒經翼戰國策略昌黎文選行于世先生以五月生後贈評事以是日卒故終身于是日不爲讌集事其兄友愛篤至雖老且貴若不敢自行進者享年六十五卒

之日不及歛傷哉貧也友人爲治棺具其斯爲清白吏與不佞覩風義竊得先生遺行文諸麗牲之石表之日有明儒宗我鄉孟先生之墓

中順大夫南京太常寺少卿掌尚寶司事夏公瑄行狀

李東陽

公姓夏氏諱瑄字韜輝其先自衢從饒代有顯者曾祖諱希政元季為湖廣行省都事兵亂死事祖諱時敏洪武初為湘陰教諭遂家湘陰考太師忠靖公諱原吉歷事四朝勳功偉烈著在國史公忠靖公次子少穎敏喜讀書嘗竊覩忠靖奏草及忠靖朝退必請問所議事忠靖笑曰是非爾所知也然心默喜之胡公濙嘗夢 上以櫻桃一盤賜忠靖二子長子琁避不敢受而公衘受賜後琁卒胡公以告忠靖曰幾夏

氏者必此子也　仁廟嘗顧問忠靖曰卿子年幾何欲以近侍官之忠靖曰臣子幼稚非食祿時俟成立事　陛下未晚也宣德五年忠靖薨　宣廟震悼不已即日遣中官致命于家拜公尚寶司丞明日公與叔父原禮入謝時公年甫十有三進退有度特賜冠帶衣服公扶柩歸鄉里　宣廟憫公幼特免守制使養母于官而別遣官護喪歸且厚恤其家公强記過人太師張公輔呼為小友少師蹇公義而下多公父執禮重之　正統初　英廟追念忠靖勤勞特賜公田十八頃而蠲其稅楊文敏公榮將歸謂公曰尚寶

非處君地吾還當薦君未幾楊公卒不果雲南夷逆
命公上疏乞立功自效尚書王公驥奇之欲以公往
有沮者乃巳八年命署尚寶司事公以母疾乞侍養
還鄉母愈乃就職時四方多事公上疏陳七事一謂
湖廣苗本異種必有首惡糾合爲亂宜密令諸酋從
諭以利害誘以重賞使反兵相攻然後出其不意擊
之必破一謂苗出遠刼必使老弱守寨宜分兵間道
擣其巢穴則賊分而勢寡一謂北虜雖每歲朝貢但
詐難測宜令知兵者行邊旌勇智退老弱繕兵械修
城隍謹烽堠以備不虞一謂福建盜作師久無功使

賊勢日張民困轉輸不得耕食是盜也宜督將臣乘時殄滅多見采納十四年虜犯京師公憂憤陳四事一謂虜乘勝遠鬬鋒不可當宜堅壁勿戰使進無所得退復氣沮然後出奇設伏諸道奮擊破之必矣一謂虜深入吾地宜令死士夜襲其營仍設伏内地以待追者一謂虜既舉國入寇邊無所禦宜調邊兵之半入捍京城内外夾攻彼將自潰一謂我軍依城爲營進無死志退有所歸宜嚴號令以堅其志如以三隊爲法前隊戰退令中隊悉斬以徇則士畏法而不畏敵矣詔亟行之後虜使至公又言虜無故遣使

與吾譯者偕來必佯爲遜辭以緩我應援揣我進退覘我虛實或爲誑事虛情以亂我謀或賂我譯者令爲反間宜愼防之以觀其變又謂虜若引退宜分兵五路間道襲之以正兵二路當其前以奇兵二路攻其傍以伏兵一路絕其後又以宣府大同諸路邀其歸蓋彼方恃强不虞吾至且待使回犯我而我先奪其心勢可必破況今太陰犯昴主胡不利太白出高用兵敢戰吉臣以爲天道人事機不可失當道不能盡用其言公又言虜既得利今冬來春必圖再寇今汝寧鳳陽諸府及河徙故地流移之民無慮百萬恐

因隙而動為患不淺願假臣便宜使招募智勇以為國用仍條陳事宜以為先召吏士及其故老俾各舉所知凡舉主及所舉勞以酒幣揭名于旗以倡忠義然後協諭凡有知兵敢戰習騎射諳地利能為間諜者許以官貰復其家一丁以給其力事平之後不願為兵者釋之教閱之法以百人為率擇其能者十人以教其九十人兵集既衆又習戰法可以捍京邑可以消外變事下兵部尚書于公謙請試用其才侍郎王公偉公知已也時為監察御史亦請勅公募兵淮揚會事定不果久之公以卅老乞就養金陵　命掌

南京尚寶司事三月丁鄭夫人憂上京師復陳三事
曰賞罰以馭將不可不嚴任吏不可不寬宜罪敗
師棄守之將以戒不忠增廉官能吏之祿以勵不任
曰去刑以爲善治國者不損民以益已因舉近事以
刑致害者貪虜入亢致生邊患窮兵麓川以疲中國
其弊在上汚吏責民以妨文治貪將虐兵以耗軍伍
其弊在下宜減浮費以輕徭賦省游食以足軍儲惜
民力以培邦本又謂貴州宜仍洪武舊制置行都司
罷藩臬郡縣命一良將輔以文臣便宜決於外以寧
邊患曰審機以爲制敵之機係乎攻守之得失因舉

近事之失機者虜初寇大同氣銳鋒利不當戰而與戰以致敗績一也宣府懲彼失利畏愼太過虜經其城當戰而不與戰以致土木之敗二也及虜挾重關犯畿甸自納其死而我過爲防禦無所施措以致大變三也宜鑒覆轍懷遠圖揚天威以雪國耻大學士高公穀見公疏薦于朝亦不果用後使泰府充册封副使凡所賜遺悉不受天順二年公以疾請命掌南京尚寶司事踰月遷少卿八年賜誥命特贈所生母王氏爲夫人成化二年進爲卿時五府多闕惟都督一人公奏守衛事重非一人可任乃命四都督往更

宿衔十四年九载考最陞南京太常寺少卿仍掌尚
賔司事方圖請老歸守先墓無何疾卒未卒五日猶
力疾草疏大略言臣伏見　太宗文皇帝賜　皇太
孫勅諭皆農桑軍國爲政治民之要誠　祖宗詒謀
之至意願　陛下置諸左右覽之行之仍命　皇太
子讀誦使預知民事艱難守成不易則不必遠求諸
古而天下可治臣懷此言未敢輒上今臣病旦夕死
此而不言永無日矣命其子崇文上之訃聞　上遣
官諭祭于南京

南京太常寺少卿掌尚寶事楊巢傳　實錄

楊巢字叔簡江西泰和縣人贈太師謚文貞士奇之子正統初奉命讀書內閣十年以蔭補尚寶司丞至成化間歷陞卿久之上疏言尚寶司官才可用者宜以例推陞既得旨允之而竟不見舉巢不能平乞改任南京以秩滿陞太常少卿仍掌尚寶司事成化十九年五月卒賜祭如例巢少豪放後折節向學博涉經史能詩賦談論亹亹不能下物在一時大臣子能文者稱巢云

南京尚寶司卿白君玢墓志銘　倪岳

君諱玢字宗璞姓白氏其先本洛陽人當宋南渡時有諱縱昇者始遷于常占籍武進因家焉曰明遠均實守中君高曾祖也考希原以君貴贈承德郎户部主事加贈奉直大夫户部員外郎妣錢氏初贈安人加贈宜人君生而聰敏少喪父母落落無所依遂挾書往金陵之句曲山寄跡朱陽館從黃冠遊忽感悟自奮乃之京師學於翰林編修徐先生文式及今閣老徐先生之門久之大有所得補府庠博士弟子員益刻厲問學竟領成化戊子鄉試明年試禮部賜進

出身授戶部浙江司主事主納通州軍儲以勞疾告歸抵家踰年復起轉貴州司主事主納內庫銀絹壬辰給賞遼東邊軍往時銀積羨餘所司多侵匿君悉歸之官癸巳南京公幹遂勘理浙江諸路鹽鈔時権貴私販累數十萬商人大沮君極力裁革人稱便焉比還陞本司員外郎甲午夏持節充副使往湖襄封王及妃有所賜予悉辭不受陞陝西司郎中癸卯朝廷以運舟稽緩命君催督首責香藥綱運之爲奸弊者其徒斂避事賴以濟山陝歉荒人相食議舉納粟之令他如僧道度牒生員入監各以差入銀實官帑

其所出納皆君主之人稱廉公未幾有南京尚賓之
命君體素瘠而才識豐贍遇事立辨談議風生故爲
時所推許性孝友自傷蚤失怙恃因名其讀書之軒
曰思親示終慕之意事諸兄敬愛處友和易持身謹
愨人未嘗見其過初在鄉里或嫉其新進君謙以處
之旣仕貴顯益置不校人多其有容嘗買婢見其有
戚容問之知其官人女也旣養以爲女釋良士配之
兄姊老外依以贍姪鑑爲郡庠生即捐俸金入官俾
得援例補國子生其行義多類此君起孤寒矻矻嚮
學無所慕乎外旣仕久始買宅于興仁坊之西凡[illegible]

遺業悉與兄姊居之既進列卿復得南畿密邇鄉邑
乃於與仁之第築圃鑿池種竹搆小軒三楹榜曰隔
塵且日吾得釋去縶刚將營菟裘老焉豈意遽止是
耶惜哉君生於宣德庚戌四月卒成化丙午四月得
年五十有七而已子一即金郡庠生積學有文能世
其業輯君平生之作有遠行稿思親軒稿若干卷藏
於家

南京尚寶司卿許公穀傳　　京學志

公名穀字仲貽父僅瀟洒有遠韻隱居嗜山水圖籍所至歷覽名勝必爲詩紀之公少承家學博識精詣已非儕偶所及嘉靖乙未舉會試第一授戶部主事留心國計梁端肅公甚重之調吏部清理吏胥條格不爲權貴所奪轉文選前是行取者候日久往日後任者卒反前所舉低昂之以市私公日此不肖之心也白冢宰許公讚亟行之許日須覲後未晚公日覲者叢至萬一有蜚語則行取者難爲去留矣冢宰肆公言竟以二日畢選無一外補者僉謂其公而厚云

任滿當遷請南行便將母晉貳南太常會大計調浙江鹽運司副使尋晉江西提學僉事至則首以孝弟禮義廣厲諸學官弟子校文察行一以公嚴行之人不敢干以私然名臣後裔亦未嘗不廣詢而優錄之也晉南尚寶卿以李給事萬實論致仕蓋公雅負高名時貴之官南都也其子慕而厚結之公不應及柄國時時干預銓政格不許又以乞南遷爲遠巳益大嗛之其調鹺司嗾李論劾皆坐此然公以盛年棲居閭三十載迄無一書通政府有欲列之薦剡者輒固辭縉紳先生至南中無不過存公間投轄款留而未

嘗一謁謝有疑其簡者公曰此鄉前輩里居之法某不敢變也徵文者屨滿户外受其贄金投一竹筩中客至命探取之沽酒酣飲至達旦不寐日以賦詠自娛年八十有三自爲行述甫三日無疾而逝所著有省中外臺歸田等集行於世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七終